

## 社說

## 孔夫子論

(雪輝)

孔學行於我國。千餘年於此矣。大而政治倫理。小而風俗居處。無一非孔學精神所薰染。近來以科舉流弊之故。一般國民。汲汲焉謀變通之是務。適當歐學傳播辰代。強賓喧主。至有以敝裙故冕視之。孔學精神。岌岌乎有千鈞一髮之懼。有心世道者。常引爲杞憂焉。夫科舉之弊。非孔學爲之也。科舉可廢。而懲羹吹虀。并孔學之精神而遂廢之。不可也。是論爲法國博士沙越那 (Edouard Chavannes) 先生所撰。於一千九百二年刊登巴黎雜誌。先生專治漢學。爲法國大學校漢字古文教師。於支那之歷史及古蹟多所紀載。考究極詳。先生常遍遊支那內地。深悉我亞東人之性情思想。其著是論。殆亦公認吾夫子爲生民未有之一大哲。爰亟譯之。以見孔學之偉大功業。其影響且及於全世界。卽歐洲人士所稱道。尙如是其崇仰不置也。而况乎其爲數千餘年舊傳之國粹也耶。譯文如左。

孔夫子生於西曆紀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卒於四百七十九年。同時碧達骨 (Pythagore) 大哲出現於希臘。釋迦佛祖傳教於印度。黃河恆河之流域。愛日海 (Mer Egée) 之羣島。哲理思想。如及時之花。光明燦爛于斯土。蓋人類程度。以是時漸達高點焉。時至今日。希臘思想。以我歐洲爲繼嗣之宗祧。佛教勢力。重興於暹羅日本。而孔學亦何嘗遽衰。夫子沒後。距今二千四百年。而其學術常左右全亞當歐亞二文明相接觸之衝。而此古大哲之精神。屹然如萬里長城。不可搖動。然則孔夫子之爲孔夫子。想亦吾人今日所亟當研究之一大問題云。

(社說) 孔夫子論

(社說) 孔子論

# 第一章

百十六

吾固信孔夫子爲一哲學家。然攷其著述。則夫子又爲一史學家。春秋一書。爲魯史舊本。夫子所親手筆削。記自西曆紀元前七百二十二年。至四百八十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間事。今觀其書文詞簡勁。從首徹尾。同一筆法。書中記事。繫以年月。脉絡不相聯串。後人曾有斥其爲斷爛朝報者。其詞約故其旨晦。每記一事。自爲一事。不詳其事之原因結果。而所記之事。無復有意義之可言。且多用含糊之語。意在言外。令歷史失其生活之特色。至其所蒐集之史料。缺略猶多。支那學者。嘗類分爲二十二門。全屬於王公之事。是書名爲史記。而其範圍殆不及一皇宮之日記。或一外交家之手簿云。

雖其缺點如此。而春秋一書。寔占有一絕大之價值。蓋歷史學之在支那。自孔夫子以前。殆未有發起之者。雖當時各國設有史官。國有大事。逐日編記。然其編輯之而公佈之。成一史乘者。則未之有焉。有之則自孔夫子始也。夫子誠支那史學家之祖也哉。

然夫子之著是書。固非專爲史學起見。且抱有一種願望。欲藉是以感化時人。蓋歷史中所記之事。寔善可爲勸。惡可爲懲。誠政治家之明鏡也。第十一世紀支那史學大家司馬遷。名其所著之史曰資治通鑑綱目。殆亦有見乎此。然則夫子著是書之目的。其卽爲當代王侯揭一資治之通鑑也歟。且歷史之益。非專在於其所述之事。而且在於其述事之書法。一筆一削。褒貶存焉。支那當西曆紀元前第六第七世紀之交。封建制度。已如敝屋之將傾。禮教凌夷。綱常顛倒。人心皇皇。靡所適從。夫子作春秋。正名分。定民志。使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逞。蓋一字之褒。華袞之榮也。一言之貶。斧鉞之威也。後世奉爲不易之準繩焉。自歐洲人哲學之眼光觀之。則以書法爲褒貶。

未可據爲定評。如周王爲晉侯所召而有踐土之行。夫子惡其以臣召君有傷倫理。故隱其事。特書天王狩于河陽。則失其事寔之真相。非史體矣。然夫子故爲是曲筆。以表帝權之尊嚴。斥時候之專橫也。後世學者。至謂春秋一字爲一例。咸有褒貶之意。寓乎其間。斯言殊爲過當。然苟反是而謂春秋據事直書不存勸戒世人之意。則亦妄矣。

夫孔夫子經世之志。豈僅見於春秋一書哉。蓋環轍四方之後。年既老而道不得行。除著書立言外。殆無可以寄其憂世之思者。而春秋於是乎作。然當其尙有展布之餘地。夫子猶欲親置身於朝廟。一試其康濟之宏猷。今且進觀政治家之孔夫子。

孔子之辰。天下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孔子終其身歷聘徧諸國。欲擇一賢主。冀其計從言聽。假以斧柯。深自信夫已所懷抱之政見。可達到極良善之結果。故其言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而有成。』夫子之汲汲於濟辰也如是。而辰人終莫之知也。曾屢次受辰君歡迎。賓之高官。居之要地。乃未幾更遭擯斥。行道之志。終不獲伸。所遇時君。或惑於纒臣之言。或誤於敵國之計。或謂夫子之蘊。累世不能殫。辭以老不能用。其甚者縱情女色。與淫婦同車。以孔子爲御。并禮賢之意而亦忘之。夫子嘗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蓋爲是也。

栖栖皇皇。世不我以。夫子憂辰憫世之心。不能自己。嘗自嘆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一日夫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額。其頭似堯。其頸似皋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夫子欣然而嘆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以如是牢騷失意之境遇。自常人

(社說) 孔夫子論

百十八

處之鮮不灰心短氣。然夫子既認定自己。有最高之天職。初不爲是戚戚。是辰賢人君子。厭世嫉俗。長往不返。或狂歌以遯跡。或耦耕以自娛。如接輿荷蕢之徒。所在而有。其於夫子也。嘗冷嘲婉諷。喻以身之宜隱。道之終不可行。然夫子以爲行道濟辰。乃賢人君子對於社會所應担認之義務。彼其潔身遯世。非不善於自謀。而放棄義務之罪寔無可道。夫子曰。『烏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故世風愈下。夫子愈思所以補救而維持之。或譏夫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噫。夫子之不可及者。正唯此耳。世間最高貴之目的。尋常人視爲不可幾及。而至人先覺。不惜殫精竭力。以求達到之。而後已。蓋深信夫斯道之有寄。吾生之不虛。雖時運多乖。吾道終有大行之日。故舉世皆濁。而澄清之志不少衰。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畏於匡也。圍於衛也。削迹於宋也。絕糧於陳也。萬撼千撞。曾不足以動其毫末。此等志願。此等抱負。夫豈區區一節之士。所能望其項背也耶。

夫子雖不能改良當時之政治。然其影響及於世人。有絕大之猛力。門弟子以千數。矢志從師。雖患難顛沛。未嘗一日相離。夫子循循善誘。人師生之間。無異父子。嘗語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平居晤對。以親愛之至情。略尊卑之常分。嘗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夫子曰。『有教無類。』凡入門者。不問其來歷。不問其流品。以人既有求學之志。雖平日所行不善。亦當聽其改過自新。夫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蓋樂得英才而教育之。只問其求學之誠不誠。而禮之厚薄。非所計也。夫子之教人。有因材施教之意。常有問同而答異者。各隨其

性質之所近而施教焉。一化工之隨物賦形也。且師生之間。感情極篤。如顏回之死。夫子悲不自勝。至曰天喪予。天喪予。門人之於夫子。莫不心悅誠服。以夫子爲出類拔萃。生民未有之一人。天心如欲治平。則夫子必不以素王老。觀其贊夫子有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立之斯立。夫子之不可及者。其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歟。』生前受人崇拜。頂禮也如此。死後無不致其哀悼。嘆惜之忱。噫。誠千古僅見之一人也。

## 第一章

綜觀孔夫子之歷史。而知夫子寔具有感化人心之絕大猛力。正唯夫子。亦以先知先覺自命。深信夫能以斯道易天下。然則夫子之道何如。吾論及此。而見其難言者矣。夫子未嘗以其所提倡之主義立成說系。如歐洲哲學諸家。其遺言緒論。僅見於論語一書。乃夫子平日之言。而其門弟子記之者也。是書與希臘大儒士奴普 (Xenod<sup>1</sup>) 所著之蘇夫子論道書 (Entretiens Memorable de Socrates) 同一體例。士奴普受業於蘇格拉底。蘇夫子論道書。蓋亦述其師說也。然士奴普以希臘之大儒。文才冠世。故蘇先生之道。賴有賢弟子。而其說愈昌。論語則爲羣弟子記述之言。湊合而成。自首至尾。毫無結構。後世學者。雖分爲章句。而意義本不相聯屬。脉絡本不相貫通。讀是書者。苟不能領會其旨趣。殆不啻墜入拉雜紙堆中。恐無從窺見孔夫子思想之真相。故歐洲人之初讀論語者。常生一種誤會之見。謂此支那大哲。不過一尋常腐儒。以平易淺近之學理。喃喃絮談。瑣碎可厭云。

(附說) 孔子論

百二十

雖然以孔夫子之盛業。於空間時間。有如是極大且猛之影響。與釋迦牟尼 (Cakya-muni) 耶穌基督 (Jesus-Christ) 默罕謨德 (Mahomet) 同享有世界大神聖之榮名。夫可以尋常腐儒視之也。耶抑可以淺嘗武斷。妄下批評也耶。夫子雖不創爲一純理哲學 (Philosophie Speculative) 而其以脩己治人之道。垂示世人。較之純理哲學。其功業之偉大。有過之無不及焉。古來賢哲。其具有變化人類之能力者。固非空談虛想所爲功。往往於羣言淆亂無所折衷之辰。自能以其身造成一絕良好之模範。而毅然號於衆曰。『其從吾行。其從吾行。吾導諸君達於至善之地。』卽此一言。而感人之無限魔力在是矣。彼其於宗教上於道德達善。非常之偉業。固不用鉤奇而索隱。亦不必立異以鳴高。其所揭爲宗旨。列爲訓條者。不外乎本然之真理。是理卽爲吾人心中所同具者。故其入之也深。孔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蓋支那古代聖賢。心法治法。遞相傳授。要不出人倫日用之常。夫子所述。卽謂是也。然則吾人今日欲發明支那古來相傳之道統。其於孔夫子所述之教理。誠不可不細爲研究也。

夫子教人。以倫理爲主。倫理者何。卽人與人相處之法律。所以限制個人情慾之大防也。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富貴本非人生可憎可厭之物。苟能以心力致。雖執鞭之賤役。夫子亦所不辭。然富貴固不可以強求。與其行險徼倖。以覬非分之榮。毋寧居賤食貧。以全清白之體。夫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則吾人處世。不必隨外界之榮辱爲轉移。吾身之中。本自有至貴至美。可愛可求。素

位而行。不願乎外可也。如曰：「先慮而後得，非崇德歟。」其言意與吾法諺語所云：「事可爲則爲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同一口氣。夫以身仁天下義務，常有投艱遺大之虞。然君子竭力於其所當爲，固不爲是餒也。夫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又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與今日所稱「唯利主義」者，見地懸絕，有霄壤之隔云。

夫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孔夫子之教也。然功利既在所屏棄，則人之力行正義者，將何所取償，而不顧道德者，更何所忌憚。意者有所懾於來生之賞罰也耶。抑默信夫世人一切功罪，咸待判決於一無形之主宰也耶。然而夫子不屑爲是臆說也。死後之禍福，夫子不計及也。夫子之哲學，乃對於生人而研究，夫人與人相處之原理，未嘗導人於鬼神迷信之說也。夫子曰：「君子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子路問鬼神，夫刊補。保知人焉知鬼。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門人記夫子之生平曰：「子不語怪力亂神。」然則報効且使之偏理，非視人世之利害爲趨向，亦非憑宗教之迷信爲準標。其立說一鄉解亞魁，本然慈心，性爲其基礎。蓋人之初生，其性本善，蔽於物欲，而真性遂日以漓。學者所以復其固有之良知，使物欲不爲所蔽，則吾心之本體，瑩然澄徹，自曉然於其義務之所當爲，而所謂義務者何也。人爲社會中之一份子，對於社會有密切之關係，決無可以自由行動之理，是則爲人之義務，卽能以自己之智識，確認自己爲社會團體中之一小部份，能助團體之發達，而自己之小部份，乃可望其發達也。故倫理與政治，初非判然爲兩途，倫理屬於個人，政治屬於社會，然個人之道德，與社會之公共事業，固皆以維持社會爲目的者也。孔夫子之教，蓋傾向於「社會主義」與所謂「個人主義」者，成絕對相反焉。

(社說) 孔夫子論

百廿二

然從廣義言之。則概稱爲『社會主義』。從狹義言之。則孔夫子所主持之『社會主義』。與今日所稱『社會主義』者。名同而寔異也。夫子非社會革命家。以改良社會爲目的。而不以破壞社會爲目的。夫子所欲改良之社會。乃就現時社會而設法維持之。使其永遠存在而不紊亂者也。支那社會以族長制度組織而成。家族團體爲團體中之最有密切而最能持續者。酋之一機體。其中所含之各小機體。咸集注於其中心點。循一定之秩序以營共同之生活。家族亦然。一家之人。咸受治於家長之權力。子弟對於其父兄有服從之義務。家族以外之團體。愈進愈上。而一以家族爲模範。其團體之最高而最大者爲國家。道德達乎義之之矢攝影也。一國家之君主。與一家族之族長。雖位置有異。而資格則同。父兄有教養其子之真理。是理即教養其民之真理。耳。其不得違其父兄之命令。民亦不得違其君之命令。爲上者役人。爲下者役於人。此『族長制度』之政治也。

夫孔學之倫理。以人之心性爲其根本。吾前既言之矣。而執此倫理以應用於族長制度。則體用兼該。孔夫子之道盡於是矣。今吾試以『族長制度』之社會。細加觀察。自小而家族。至大而國家。其中所含之各個體及各小團體。雖各有特殊之作用。而寔有互相聯絡之精神。酋之一機體。大軸小輪。互相繫屬。使令如意。然後可望其駛運靈捷。一國亦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國乃平。欲其國之平。將操何術以致此。嚴刑峻罰。固可以禁亂防非。然強人以必從。不能使人心悅而誠服。故孔夫子所恃以維持社會之具。不以刑罰爲治。而以禮讓爲防。一般社會。羣以爲彼身列上流者。皆社會中之先知先覺。能爲衆人謀公益計幸福。其品格固有超出乎儕輩。爲社會所恭敬。故爲社會所服從。然則社會之規律。非由於強迫。而出於公認恭敬者。即服從之源泉也。



## 第三章

據孔學倫理。社會規律。以恭敬爲其大本根者也。今吾試察屬於恭敬上之觀念爲何如。而推求其所生之効力。夫恭敬之心。隨其人之地位而異。則恭敬之形式。不可不先規定之。例如入伍之新兵。對於其將校。須有恭敬之義務。則兵營中所規定兵士對於其將校交際之禮。須諳習之。不特此也。爲將校者。各隨其品級之高下。有特別之徽章。示下人以當如何敬禮之表號。於宮庭朝廟。亦莫不然。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咸設有一定之儀文。以寓其尊君之意。卽至於今日各國通行之外交部典禮一司。職有專掌。亦所以規定國際交涉時屬於恭敬上之形式而已。由是而知凡社會交際之事。既以恭敬爲主。則必有預先規定之形式。爲恭敬之表證者焉。

孔夫子之哲學。既以恭敬爲倫理之本。則於人更何補苴之際。尊卑上下。必各有一定儀式。示人以持循。噫。此支那古禮之所由設也。禮所以明等級。定民報効。且使之自恭敬。者。與夫苟於人者之範圍也。人之所以別於禽獸者。知有禮耳。鄉解亞魁。勉有禮。除恃武力以相爭相奪外。無尊卑上下之可言。夫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正此意也。

禮之外。夫子又以樂文之。社會秩序。整然不紊。禮之功也。然秩序明白之中。必有以聯絡各個人之感情。而使之不相乖戾者。則樂之爲用不容缺也。齊之以禮。和之以樂。由是而煩複之社會。成其爲親摯之社會。啻之一軍隊。若者爲將校。若者爲員弁。若者爲兵士。衣服行列。各有等級。整隊而行。簫鼓齊奏。舉皆凝神注耳於招集之曲。或凱還之歌。如有一公共之大和魂。爲全軍所集。腦然孔夫子之所謂樂。非此一啻所能盡形容其奧妙也。支那古時祭祀宴饗皆有樂。其爲樂也。且

(社說) 孔夫子論

百廿四

歌且舞且鼓樂。用以紀念其先世之功業。支那劇曲之戲。殆亦緣始於是。其紀念之意。大類法國革命後之國民會(Fetes Nationales)。有國民教育之精神寓乎其中。舞也。歌也。鼓樂也。所以感動激刺衆人之性情。前瞻古人。後顧來者。謳思德澤。詠歌艱難。相親相愛之念。不覺其油然而生焉者矣。

禮樂之爲用。微妙無窮。能解其意義。則於人類社會之制度。思過半矣。禮之最重者爲禘。禘者天子祀天之禮也。或問禘之說。孔夫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果也。禘者。非僅從儀式上講明而已也。凡一禮之設。猶識養其軀之真理是理。止會行。直後。訂系。必參透此段精意。而後可語於知之也。例如喪葬之喪。後知其諄於父子間之如何關係。不可不看得分明。一般衆人。由而不知者。寔占多數。然不知之而由之者。則別有一種情感。默喻於無形也。

此種情感。亦不外乎恭敬之觀念焉。人性之有恭敬。又爲其互相效法之源泉者也。西諺曰：『有是主有是奴。』此寔心理學不可動之事寔也。孔夫子蓋已曉然於此事寔之如何確當。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行者下效。源潔而流未有不清者也。表正而影未有不隨者也。夫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夫子又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質而言之。孔夫子以政治與倫理之目的。在使人人知對於社會所當遵守之義務。然欲人人遵守此義務。必使人人皆復其本性之良知。然此非人人可能也。夫子則以制定之禮樂及上人之

之德化爲治民之唯一方法焉。禮所以定尊卑上下之序。等級分明。千古不易。卽爲社會間通行之習慣。在上之人。又以身教爲下人視倣之標準。至於樂之感人。尤爲微妙。平心而論。此三者之對於人類社會有極大之猛力。關係誠非淺鮮。全世界之文明。總不過由普通之慣習與相倣倣之性而成。凡事一人倡之。千萬人倣之。成爲習慣。擴張愈大。流傳愈廣。而進化之機。乃不至於旋起旋滅。此就全社會言之也。若就個人論。則畢吾人之一生。幾全屬於普通習慣與互相倣倣而已。若夫以音樂爲感化人心之具。則觀於古來諸宗教家無不利用之者。知其影響於社會者極深也。

## ●第四章

下人之則倣。視乎上人是誠不可無倡率之者也。然倡率之者。不必其爲多數人。古語有曰。『人類常恃少數人以爲生。』此少數人者。居社會上。其報効且使之自引路。此少數人者。皆有學問有見識。能全其天賦之靈性。曉然於人。鄉解亞魁。及其對家族對國家之義務者也。夫欲曉然於人之所以爲人。及其對家族對國家之義務。此非僅明心見性之學所爲功也。人不能以子身立於世界。僅從個人方面觀察。則爲理想上之人格。而非社會上之人格。故於心理學之外。又必輔之以社會學。而社會上之人格。乃可得而知之矣。且一社會之生成發達。非一朝一夕之故。欲考一社會之現狀。不可不研究其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關係。非偶然也。孔夫子之

倡明史學。殆爲是故。然從社會方面以研究歷史。則歷史學非僅以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而已也。又當就事實中而發明其屬於人類社會關係必要之條件。及倫理政治。凡可以保社會之安

(社說) 孔夫子論

百廿六

全增社會之發達者。然後稱爲社會的歷史學也。族長制度之社會。凡治民者皆有教民之責。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善政得人財善教得人心。歷代帝王其言語舉動可垂爲世法者固自不少。孔夫子蓋以歷史學爲講求古帝王嘉言善行之一學科也。

夫稱先則昔。求古爲師。亦族長制度中所有之一定心理也。子不可不敬其父。尤不可不敬其祖尊。故於古帝王之嘉言善行。旁搜遠紹。惟恐或忽。孔夫子深信夫古代留傳之書。其中所言皆至德要道。故嘗研精覃思。編輯古書之最切要者。爲《詩》、《書》、《禮》、《易》、《春秋》。此二部書不過以供史經所載。乃里巷歌謠之詞。可以備輿論而資教育。其理是理。其情是情。此二部書不過以供史料。而支那人數千年來以聖經奉之。視之爲治民教民之真寶。其理是理。其情是情。此二部書不過以供史曾誦詩讀書。參透政治倫理之精義。即支那人所稱爲儒者流也。儒者於社會中佔有無上之勢力。而儒者所讀之古書。遂爲社會學獨一無二之善本焉。

然推孔夫子之意。則一國之內。惟君主爲最優最美之一人。亦惟君主爲有變化社會之能力。人君苟能以德化。自可胥天下而不入於邪。職是之故。夫子終其身。歷聘四方。求得一用我者。意以當世之君苟有我用。則藉君主之德化。以改良當世之社會。誠無難著也。

後之儒者。本夫子之意。著書立言。以明聖人之道。所謂聖人者。即全知全能以德化民之君主也。其立論之最精備者。有《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大學所言。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八條目。中庸所言。則推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極形容聖道之精微。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生其間。與天地參。謂之三才。苟人事不脩。則天地之氣爲之乖戾。惟

聖人致中和之用。而天地咸賴其栽培輔相之功。其贊聖人之道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雨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 ●第五章

觀此則孔夫子之學。以達到聖人地位爲其最高之目的者也。以此理想較之耶蘇教之理想。則所謂聖人之地位者。其卽人間之天國也耶。雖一稱聖人。一稱天國。形式有異。而精神則同。從來抱大同之願望。以公理公義爲傾向者。固同結此圓好之奇夢也。

予之著是論也。僅略述孔夫子之思想。簡括成篇。恐未能得其真相。蓋據篇內所述。則孔夫子之學似爲一純理學說。令人得以學問上之價值。而補其學。然孔夫子之學。乃是用之。非純理之學也。其學說不可以理論推解。而可以實際踐行。數千年來報効且使之自足。其法也。道爲之也。故孔夫子寔亞洲歷史中獨一無二之鄉解亞。魁教。歐洲視之。彷彿如見海東岸上有巍巍插天之銅像。緊何人耶。卽以赤手造成世界最古最大之社會之孔夫子其人也。成敗盛衰。幾經變局。而此銅像常屹立於天地間。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崇拜頂禮。歷千年如一日。合安南日本高麗滿洲無數民族。咸爲其學說所支配。世界諸尊教。興衰消長。不知凡幾。而此古賢哲之法。力常如日中天。至於今日。吾儕一履支那之境。此巍巍插天之銅像。猶儼然矗立於吾前。其氣象之雄。威力之大。令吾望而起畏。無窮駭愕。無窮感服。一若羅馬詩人所述耕田農夫掘見古武士骨辰之景象焉。

(文學) 越史考

文學

越史考

第一節

緒言

史也者記載人間過去之事寔者也。自世界學術日進而近世史學與前者史學有異。前者史學不過以考據事寔。近世史學必說明其事寔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學不過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寔不過一人一室道德達焉。近世史學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西哲曰：「人間之發達之真理。」

曰美術。四曰宗教。五曰政治。一凡作史讀史者於此五者不可不為吾國舊史以一一而備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見。即專詳一端者亦幾無之。故今欲研究吾國歷史非惟無考據之成書。即搜求材料於古籍之中。殘甲片鱗復大不易易。茲且總括舊史中所記載之寔事以探察吾國民全部之經歷。分爲若干類而逐一說明之。聊以爲研究斯學之息壤云爾。

第二節

立國地位

越南在亞細亞之中央。北與中國兩廣雲南三省毗連。西夾哀牢。東臨大海。地勢贏於南北。而縮於東西。九龍江紅河分流於南北兩圻。培成二大平原。爲饒沃野。緯度則自八度四十分至二十二度二十分。經度則自一百零一度二十分至一百零七度。面積二十七萬英方里。亦亞洲一舊國也。當西曆紀元前二千八百七十九年。雄王建國號文郎。都峯州。(按峯州今永祥臨洮間)是爲國祖。迨趙武帝以後。至

東吳稱爲交州。始統一交趾。九真。日南。越裳之地。國土從此伸展。六朝以後。廣西七府沒入于中國。至于唐宋。日南又併于林邑。國土因此縮減太半。迨前黎迄後黎。歷代繼興。征占城。收復日南。越裳故地。至本朝。盡收占城所有之地。又占據水真臘。明命年間。征高綿。招萬象。皆爲屬國。今日之東洋全境。已盡入其版圖。我國之在亞東。殆完全有印度支那半島主人翁之資格也。

### 第三節 人種

越南種族之說。古來紛紛未定。舊史載。西曆紀元前二千八百六十二年。神農三世孫曰帝明。南巡至五嶺。娶婺仙。生涇陽王。涇陽王生貉龍君。貉龍君配嫗姬。姬生一胞百卵。是爲百粵之祖。此乃神權時代之臆說。固無可研究之價值。西儒執人類發生皆始自川源之例。謂越南人種。古時居於西藏與支那之境界山分。後因洪水。遂漸南下。沿紅河及九音（一）補正。無所證。藉以耳目所及。厥有二種。一爲古種。據禮記載。南方曰蠻。鄉解亞魁敗。越。事交趾。民族初本三苗。荆蠻之種。後爲漢族所逼。漸徙而南。我國當屬漢時代。以交趾部命名。蓋亦以人種之特別而名之耳。觀此則越南古時人種多係交趾民族。殆無可疑。然天演自然之公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自漢族南來。而此古種日就漸滅。其子遺一二者。即今之上游土人是也。一爲新種。據史載。西曆紀元前一百九十六年。中國秦始皇命任囂趙佗發五十萬人戍五嶺。則漢人此時已多南徙矣。又載。趙佗子仲始娶蜀王女媚珠。則南北此時已通婚往來矣。惟同居與通婚。故居聚日繁。生產亦極速。自屬漢時。漢武帝開九郡。設刺史太守。漢人南來日以益衆。而交趾舊族融化略盡。遂成今日之越南人種。試

(文學) 越史考

(文學) 越史考

百三十

觀李賁胡季犛皆我國豪傑。而賁之七世祖爲北人。西漢末避居南土。季犛之四世祖爲胡興逸。浙  
 江人。五季時來歸。則我國人種同化於漢族可無疑矣。嗟乎。堂堂漢族。誅蚩尤。放三苗。竄荆蠻。逐漸  
 發達。始於黃河。繼而楊子江。又繼而西江。以及于斯土。有文明之性質。有競爭之能力。其能收占城。  
 佔真臘。定諸蠻。征服一切舊種。而儼然爲斯土之主人翁也。宜哉。

## 第四節

國民程度

上古時代。民智樸魯。此凡初有人類之始。各國皆道。達。到。我。民。爲。然。也。惟世界日以開通。卽人類皆  
 以進化。此天演公例所爭者遲與速耳。然此遲速之外。限於之真理。自爾。系。考。次。州。各。國。之  
 進化最早者。以各國地勢交通錯雜。競爭之機。又迫於。日。夜。孜孜焉。惟保守與生活。是圖。遂使  
 進化之機。一日萬丈。我國僻處東亞。北則支那國土龐大。雖強鄰迫乎國境。然以前此老大之中國。  
 發始起自燕汴。南方諸省。又新入版圖。有鞭長莫及之勢。此後雖屢次南侵。然我國累朝對待之方  
 策。特不過徒勞一稱臣奉貢之虛文。便可安枕無事。西之哀牢。僅在我範圍內。至於暹羅緬甸。則非  
 我之敵國。左瞻右盼。無所用於競爭。此則四鄰與我以逸也。國土之上。天然物產。足供生活。行不必  
 其汽船火車。居不必其高樓美榭。衣食不必其奢華美麗。鑿井耕田。無所事事。此天然土地之與我  
 以逸也。無競而好逸之民。無怪乎進化之機。不可與歐洲同日語。然空氣所磅礴。風雨所吹洒。草木  
 亦自生芽蘖。况於人乎。有生之類。苟絕滅則已。不絕滅必有進化。今試考我民進化之程度。可分之  
 爲三時代。



● 一則混沌辰代

自雄王迄安陽王辰。所傳聞者。一胞百卵。龜爪鵝毛等怪異之事。意當辰人類。必如中國之太古穴居野處。茹毛飲血者流耳。非混沌之辰代乎。

● 一則野蠻辰代

自內屬於東漢以後。始知用干戈。尚文學。然學問以虛文為尚。征伐以殘虐為威。如黎聖尊辰斬占主茶全之死屍。梟其首於船頭。朝廷則尚風水之說。（陳守度遺術士厭諸山川。塞溪港。恐人以風水致伯王者。）民間則信符讖之言。（如宣播狀程讖文之類。）此等事較之歐洲之理想。不誠為野蠻之辰代乎。

● 三則曰半開通之辰代

本朝嗣德末年。新學未入。而已有入上天下大勢。（言之同補）交歐洲各國。不宜專恃北語。又請派人出洋。學歐洲兵法。請開港與萬國通商。如承天阮路。廣義。報効。且使之自其。漸發達。由野蠻而趨於開化之辰代。其將見於今後之越南乎。

● 第五節

古時國民對外性質

見一二人之頑梗也。則謂我越民原無好善之心。見一二人之汙媚也。則謂我越民偏會作奴之態。噫亦冤越人甚矣。夫越人固同為世界人類之一。非有所仇視於人類。亦非敢自污衊其人。類之資格也。好善惡惡。此亦越人固有之原性也。請徵之古辰之國民。方內屬中國辰。西漢平帝元始元年。

（文學）越史考

(文學) 越史考

百卅二

錫光爲交州太守。教民禮義。民從之。東漢光武建始五年。王延守九真。教民以牛耕。以鉄爲田器。制衣服嫁娶。分別族姓。南人咸曰。使我有子。皆王之賜。多以壬名其子者。王歸漢。南國人爲之立生祠。明帝廣和四年。賈孟堅爲刺史。選擇良吏。國民賴之以安。辰人有賈父來晚之歌。靈帝中平四年。士燮爲刺史四十餘年。南國以學祖士王稱之。吳孫皓建衡三年。陶璜爲交州刺史。周窮好施。得人心。故人樂爲之用。晉安帝義義七年。杜慧度爲刺史。布衣蔬食。禁淫祠。修學校。爲政纖悉。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唐德尊貞觀十九年。趙昌爲都護使。趙昌爲都護使。唐文宗開成元年。馬植爲都護使。居官不擾。吏民安之。貢賦皆獻納如故。唐宣宗大中十一年。真理城真臘皆復通使。唐咸通五年。高駢爲都護使。平召遠。七。崇民敬畏之稱爲高王。此語人者爲支那派遣之官吏。而至今人猶嘖嘖稱道之。則知凡有利於民者。無不表愛戴之熱誠。勿謂我越人盡無好善之心也。惟昔時支那官吏。肆威逞虐。而結我越人之怨者。則不得強我越人使終身父母事之也。如漢光武辰太守蘇定爲政貪殘。國民怨之。徵女王起兵攻陷州治。逐蘇定奔還南海。略定嶺南六十五城。吳孫權時。因吳人肆虐。九真人女子趙嫗聚衆千餘。與其兄國達合兵攻吳。時人稱爲蕊嬌將軍。梁大同九年。梁刺史蕭諮貪虐無厭。交趾人李賁南起兵逐之。據龍編。唐中尊都護使劉延祐苛征濫殺。國人丁建稱兵圍府治。誅延祐。德尊時都護高正平爲人貪虐。唐林人州馮興率衆圍府。正平以憂死。凡此諸惡劣之支那官吏。皆自取其咎之過。若此則不得謂我含生負氣之越民。盡是懦懦然無國民資格也。

第六節

南國歷朝之政治

南國從前專持一閉關主義。故政治界亦無可觀。然以對內言。則千年舊邦之制度。建設自有規模。非然者。何能至今日尚存在於天地間也。今試舉黎以前歷朝政治之大略者觀之。

民政

李朝民政。凡民丁十八歲登黃門。(籍丁)謂之黃男。二十歲以上。謂之大男。陳太尊辰每歲春首社長開報人口。謂之軍數。建平十一年。定戶口軍數。男子大者為大黃男。小者為小黃男。六十為老。陳朝重興元年。征元後。又修國中戶帳。至胡漢蒼辰攢修天下戶籍。凡旅寓藩鎮。都勒遠原籍。不許流亡。於是民數大倍於前。黎太祖初年。修造戶籍之制。六年為一期。至期府縣州官合郡縣職各將本社戶口。赴京對寫。至洪德以三年為小典。六年為大典。既修。報効且使之自壯。並其新壯。項雇項窮項。大要長成至十八歲入籍。先選強壯。鄉解亞魁數。並其新壯。謂詳悉無遺矣。至神尊時。又改為十一年一閱。玄尊景治四年。許外國人入籍。其衣服居處與國人同。大行收容外人之政。惟黎中興之後。偷安於承平。故於戶制復定例為登者不計耗者不除。其法太失於偷惰。而戶口產過之額。竟無可考。然推究前此戶口之設。特因郊野有事之日。朝廷以徵兵為急。故稽查特詳。如陳朝丁數。則名之為軍數。又胡季犛曰。安得百萬兵。以敵北寇。於是點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編入戶籍。可見舊時之戶籍。為徵兵設也。迨四郊無事。則又從簡略。自謂為太平制度。其寔則偷安姑息之政也。黎末之不振宜哉。

(文學) 越史考

(文學) 越史考

● 財政

南國從前財政有三。一則曰賦稅。二曰征權及雜稅。三曰錢幣政。歷朝不同。大要不出數者。今試分類言之。

▲ [甲] 賦稅之額

李太祖順天四年。定稅例有六。〔一〕池潭田土。〔二〕桑洲錢穀。〔三〕山源藩落產物。〔四〕關隘譏察。〔五〕蠻獠犀象香料。〔六〕源頭木條花果。李朝之稅額。以此六者爲國用。陳初賦稅只徵田土。民丁之窮者。一皆寬免。至仁尊時。定田稅每畝徵道德達五錢。身庸之人納二錢。胡漢蒼時。又稍加重收。田每畝粟五升。身庸徵錢五陌。然丁男無田及孤寡有之真理。男之稅者。須炤田畝之有無。若無田。則在免徵之。爲北朝得國之初。賜軍得田五高。得田四高。爲常業。不在徵稅之例。至洪德年間。準定人丁稅例。每人納錢八陌。又定桑洲稅例。錢分田畝一二三等。給出錢有差。仁尊保泰四年。始宣諭炤行唐之租庸調法。公私田土。皆差第出租。夏冬惟徵調錢雇役。可謂稅法之公。而不違農時也。惟行之未久。至順王初立。又改復舊制。此可見變法之難。而偷安滯古之習。不足爲政治之進步也。

▲ [乙] 征權之課及雜稅

南國昔時征權之政。有桂權。鹽權。銅權等項。黎保泰年間。桂權之法。雖有給桂戶之專採。設鎮官之檢查。然其法之設。則使桂商者。時有進贄禮。納贄禮之煩冗。安能保奉行之下。不生支節者乎。此則雖爲國課增進起見。而於國用殊無補也。鹽權之政。則於裕尊保泰元年。有特準灶丁鹽戶之專業。

惟監者不得其人。致苛征以害民。其弊立見。永慶帝四年罷之而不行。顯尊景興二年。雖復保泰之法。而隨地設場。炤船定稅。蓋亦有監乎前弊。而設適中之法。以求利於國課也。銅權則黎時凡客商之入買銅者。必由監當官候旨給憑。所經過之地。有巡司檢驗。征稅之額。炤從銅價收十分之三。可見前此銅礦開採之利。由支那人握之而已。顯尊景興以後。專委邊守黃文琪開採聚龍銅廠。許訓忠侯阮廷訓開採太原。爽木安欣廉泉等銅。忻忠侯阮芳挺開採興化呈爛銅。提領阮名賞開採諒山懷遠銅。又委藩臣土目。隨便招集賃作。待成效量補稅例。於是宣興太諒等處之金銀銅錫。各由國人開採。而場煤之利興矣。至如土產之徵。炤裕尊保泰年間。所定徵收之額。如生漆、布、絲材、木、魚、蝦、棉、茶等類。其法太苛。故廷臣有議革前弊。凡土產稅。惟有情願者方可炤收。關市之稅。則古時有津渡稅、市稅。（黎辰畿內諸市有牢牛者。準定稅額。多寡有差）仍觀黎顯尊六年。復巡渡稅之旨諭。有謂近來國權宜寬赦渡稅。而豪富細民。乘此遂利。爭事末技者多。專務農功。老幼補正之。則可抑苛。特由重農抑商之政。而稅額所由以徵於商人也。

▲〔丙〕錢幣之制

鄉解亞魁數

遇

報効且使之自

由重農抑商之政而

錢幣之政。我國原以一貫為單位。陌為尺位。李朝之錢之定法。何如則史不明言。陳初定錢法。詔民間使用省陌錢六十九文。上供錢七十文。此陳朝錢法使用之大略。黎朝太祖時鑄順天通寶錢。以五十文為一陌。太尊紹平六年。又定六十文為一陌。顯尊景興元年。定鉛錢通融法。而以銀一兩當銅錢二貫。則知昔時銅錢之價。較昂於今日。惟觀陳順尊光泰七年。行通寶利會鈔之制。則我南以鈔代錢之政行之已久。而此時又禁國中不得私藏銅錢。蓋欲民間錢幣有流通之利。而絕銅臭輩穴藏私蓄之弊。陳末胡季犛亦可謂深究利害之本。至黎興議改錢制。當時有上書請以鈔代錢。而

(文學) 越史考

百卅六

太祖詔曰。鈔乃無用之物。無有相權。惜黎太祖不生於今日。見各國通用之紙幣也。要而言之。南國昔時國家之用途甚狹。錢幣之用。不過供國中彼此交易之資耳。故觀潘輝注國用攷。謂天下之患不在於少錢。而在於乏食。此等理說。不可與語於今日之世界也。

按南國從前所稱爲國用之財政者。其最要則惟有事之秋。供兵戎上之費用而已。惟昔時軍需上特不過以養兵之費爲大尊。器械未甚發達。製造之費無幾也。然察之稅課之額。則有納絲。(黎顯尊辰收生絲稅)戎服。(以供)納粟之政。於衣食上之經費。可由此取用。至於國中建設未之暇。及官吏之俸。亦炤從廉。試觀戶部炤發經用之額。則惟祭祀忌饗等支款。寔道德達。其國之真於一族。僅炤祀田之收入。子孫之供歛。以謀蒸嘗祀事。而何有乎國用之足云哉。

●南國之田土制度

南國無曠大平原。田土之利。只由開墾林莽與沙土培成而已。故由私墾者爲私田。公墾者(各處屯田之類)爲公田。此土地所以有公私之別也。從前分田之制。載籍不備。無從稽考。陳順曾光泰十年。始限各田。令尊室諸家奴。得於海濱地築堤堰障鹹水。開墾成熟。立爲私庄田土。至後世又立限田法。凡庶民無得過十畝。觀此則陳世所行均田之制。可謂有均貧富之義。然此制特行於庶民。而不施於王公。則不免有地主兼併之弊。黎初興辰。議行均田。詔各府縣勘官私田土。潭洲修造簿籍。定授田之等級。許大小村社。得有通融耕植之便。至洪德元年。又設立屯田。所田定爲上中下三等。十七年。又立私田土界碣。裕尊永盛七年。定均給公田例。其制以六年一期。有由官差員炤給者。有聽民自便分給者。本朝又以三年爲均給之期限。且公田既炤年限均給。而又禁許借者。不得在三年以外。故凡有公田土之社村。壯民一經入籍。亦得享受公田一分之賜。自爲耕植。不至於無業。此南國田土

制度亦可謂良善之政也。惟強豪之侵占。里役之私蠹。在所難免。無亦制產之政。有缺處者歟。

軍政

考從前史載蜀王藏弩。徵氏稱兵。南國兵戎之用。講之已久。惟古時僅屬傳聞之史耳。惟以丁朝以後觀之。史載丁朝設十道軍。每道十軍。每軍萬人。則軍額當在百萬之數。且此時國土尚狹。民數尚少。安能達百萬之兵額。想此時初脫離中國而獨立。故特虛張其聲勢。以聳外人耳。不足為確據也。至於李初兵制。大略倣唐之府衛。宋之禁廂。以親兵為禁兵。禁兵有十軍。軍二百人。備禁衛之護兵。又有廂兵九軍。備調遣之用。而廂軍則月上一番。謂之踐更。更滿聽歸家營業。無官廩。有事兵不足用。籍民為之事。已復放歸田。深得寓兵於農之意。陳氏得國。始定諸軍。置四天四聖四神等衛。大要內則設禁軍。外則設東南各路之兵。觀與元兵交戰之時。公侯尊室諸王。點兵來會。有二十萬餘。而清父以內。猶未徵發。仁尊有詩云。會稽舊事君須記。驪山子十萬兵。陳時兵之盛。胡漢蒼時定南北軍班。分十二衛。東西軍班。分為八衛。每衛有十人。報効且使之自守。軍二十隊。營十五隊。禁衛都五隊。大將軍總之。按此辰每隊十八人又置千牛捧。解亞。魁。捷。軍。總。轄。復。增。補。鄉。兵。置。四。千。戶。以。官。之。黎。祖。初。興。時。兵。數。共。二。十。五。萬。及。平。吳。後。放。十。五。萬。歸。農。留。十。萬。軍。始。置。五。道。衛。軍。名。曰。東。西。南。北。海。西。等。道。至。聖。尊。光。順。七。年。置。五。府。軍。名。為。中。軍。府。東。軍。府。西。軍。府。南。軍。府。北。軍。府。各。置。都。督。府。府。有。都。司。至。洪。德。年。間。則。內。設。禁。兵。外。分。五。府。諸。府。衛。之。兵。皆。統。於。各。都。司。而。後。備。軍。則。留。藏。於。戶。籍。三。年。一。閱。有。事。則。徵。故。所。養。之。兵。雖。不。甚。多。而。征。占。征。益。之。舉。水。步。兵。至。二。十。六。萬。或。三。十。萬。之。衆。莫。登。庸。時。更。定。四。衛。之。兵。中。興。後。復。舊。制。揀。取。四。鎮。即海陽山南山西京北兵壯與清父二處之兵。懿尊永祐五年。又議立四鎮鄉兵團結。每社十人。取七人。許自備兵器。設候為守。或四五社。或六七社。以地分

(文學) 越史考

(文學) 越史考

百卅八

相接。結爲一團。擇一團長統之。有警隨宜攻禦。力不堪拒敵者。飛報別團應援。此時民間皆有兵器。未幾復罷。仍命各鎮督撫揀鄉兵以備攻討者。聽具啓聞。給賜糧械差行。至後年復行三丁取一之法。景興二年又增三鎮鄉兵。山西山定糾率丁夫格。擇文武重臣爲掌督官。委以一方軍民事務。凡有能糾率民丁隨從捍禦。許備計兵數納在掌督官。議行獎賞。至三年又置府衛揀鄉兵法。其法則定四鎮各府。每府各置一衛。擇文武各一員爲巡撫。管領衛兵。其召募也。則行五丁取一之制。給以月餉。充隊伍。至十四年以後。海內無事。始命衛兵歸農。雖嗣後征鎮寧南河等役。時有徵集。然有事則集合。無事則抽回。蓋黎朝鄉兵之制。亦一國民道道德達焉也。

● 用 人 之 政

我國從前雖名爲君主專制政體。然國中無藩臣世襲之之真理。故用人之權專握於君主一人之手。民間有才德者。一經知遇。則得格外之擢用。觀黎太祖有求才之詔。尊尊時命百官舉民間之賢才。以充內外職司。或方面重任。其用人之不拘資格者。可見雖教育一途。在國家無造就人才之良法。然古昔時代。重在道德。所以賢人各以其善類相薦引。此亦南國舊時之優點也。今試以昔時用人之典觀之。其一則銓選法。李陳之時。大要銓選之法有二。一則文武才學之銓選。一則吏員之銓選。有黎興國之初。以監生補吏。中興之後。儒吏分爲兩途。又銓法則有仁子宏詞士望四仲等例。則可謂廣於用人之法。惟仁子一科。使世家子弟。超出常格。亦未爲選法之公道也。其二則保舉之法。黎太祖順天元年。命自三品以上。各舉一人。有文武才德堪牧民馭衆者。聖尊時命朝臣舉縣官。職有剛直能觸邪者。各一員。又定保舉承司官之職。內外各衙門之職。總兵官之職。刑部各司官之職。而復令科臺諸員署名保舉者。自担責任。中興以後。保舉之法。甚爲嚴密。大要令三品



官以上得就職權保舉。其有名望之人物。先由朝堂起論。御史臺折衷。六部尚書斷可。啓奏。而後奉旨擢用。所用之職。則在四品以下。凡保舉非其人。政教劣績。亦嚴加顯罰。可知黎朝求才之精。宜乎收得人之效也。其三則考課之法。考課者所以考文武臣僚政績之優劣也。李英尊以九年爲一課。陳太尊時定十五年一閱。十年加爵一級。十五年加職一等。考後授職。至黎洪順年間。始定三載考績之法。而復時加詳察。揀汰之令。中興後考課之法。年限不一。德隆景治以前。每於歲季行之。正和元年。以三載爲限。六年又以九載爲限。永盛保泰又以三載爲限。惟黎朝考課之精。首稱洪德。正和永盛次之。若景興以後。則課法廢弛。臺長憲司徒以考法爲具文。勸善懲惡之風。不復如前之善政矣。其四則捐官之法。陳裕宗黎聖宗時。準凡富民能出粟賑貧。或上進者。賜爵有差。然此時特不過授以散職。末秩而已。至黎永祐景興而後。則準旨。凡進粟數多者。得授以繁。仁府等職。夫官職所以治民。要在有才德者。方可以仔肩。是仁若錢粟可買。報効且使之自。商資力者亦將借貸於人。以求一職。而營日後之取償。民亦苦。至於官職之設。歷朝雖有不同。然大要內有部院臺省之設。以治于朝。外有鎮路府縣之司。以理于衆。議朝政者。則有左右參議員。司臺諫者。則有都察御史。大理寺之設。所以慎刑罰也。樞機院之設。所以重兵戎也。惟禮部則兼教育之責。政官則掌司法之權。宜乎造就人才。與防衛民生之未盡其道也。

● 法律

南國法律制度多仿自中國。故行政與司法二者常合而爲一。而立法之權。由君主一人所指揮。是以從前之法律。亦可謂之爲朝廷自衛乎其權力之法律。而非代公衆以操執行之權之法律也。然

(文學) 越史考

(文學) 越史考

百四十

法權握於君主。而君主之美德。則以愛民為先。故除朝廷自衛之外。對於人與人之交涉。則亦處得其平。申冤理枉。法亦詳盡。惟昔之所謂法律者。特不過用刑之一門類耳。無所謂民法商法也。而懲治則多用肉刑之制。收斂之條。其傷人類而失公道者甚矣。李時刑書之頒。始於太尊。其法專務從寬。如聖尊親御聽獄。可謂愛民之至。惟罪及其妻。與笞杖刺面之條。其法亦未為平允。陳太尊建中六年。定國朝刑律。天應政平十三年。定刑律諸格。此後有斲足及付象蹴殺之刑。如盜及逃亡之罪及削族之刑。如治大逆之罪。只稱名削去其族。可謂刑法之嚴酷。黎太祖順天元。道行帝大臣議定。訟律令。二年定圍碁賭博禁律。仁尊太和七年。定新增田產章十四條。聖尊洪符。一真理二年定圍碁賭博禁律。詔定小訟大訟之期。憲尊景統元年。勅諭刑部廷尉司及。久賜理依期勸。訟事敢有淹滯者罪之。神尊永祚七年。定詞訟令。凡各衙門有違者。許民在外由憲司。在內由御史臺鳴告。陽和五年。申明人命訟詞。以犯人財產不足償還。可供開父母兄弟財產代償。不得遲提尊族鄉里。真尊福泰三年。定勘訟例。以訴訟之階級。先由社長。次而縣官。而府官。而承司。而憲司。而該道。其終也以御史臺為終審之院。而政堂之協議。又所以監督御史臺者也。觀此則黎朝法律之範圍已稍廣。而又有歲季刷訟勘問申冤。皆所以為正獄之方。而盡明刑之道也。惜法律之體制未具。而用刑之法。不免襲舊制耳。

總而言之。南國從前之政治。較之今日各國。固天壤之不侔。然當國土未交通。民智未發達之時期。亦國家之程度宜然。况建設自具規模。固不失其為千年古國之制度。所望者融會世故。變通新政。是在後人之繼起耳。今人不知因時改革之宜。而却坐致慨於古昔政治之不良。吁亦妄矣。(未完)

● 文苑

■ 古詩選錄

● 高周臣詩草

沙行短歌

長沙復長沙。一步一回却。日入行未已。客子淚交落。君不學仙家。美睡翁。登山涉水。怨何窮。古來名利人。奔涉逆旅中。風前酒店有美酒。醒者常少醉者同。長沙長沙。柰渠何。坦步茫茫。畏路多聽我。一唱窮途歌。北山之北。萬山疊。南山之南。波萬級。君胡爲乎。沙上立。

題朱市館

孤館微風不厭留。短床顛倒自消愁。煎茶少婦無情極。錯喚官人是馬周。

道逢餓夫

踽踽誰家子。衣破笠不完。倏從南方來。向我前頭嘆。問子何所憂。自云長艱難。家貧藝醫卜。我

(文苑) 古詩選錄

來走長安。長安無病人。羣醫如邱山。零丁望歸路。極目雲漫漫。二日典空篋。三日輟饗餐。逢人但悞喜。欲言聲屢乾。噫子且休淚。一饋與子歡。悠悠逆旅中。百年誰自寬。慢也莫驟咽。暴盈非壯顏。

熱時作

夜夜林常電。朝朝海不鳴。赤野起白脚。犯之何補。扇三分俗。紗衫一握輕。更向焦樹底。時有鷓鴣報。効且使之白。

鄉解亞魁。數渡瀾滄。泊暮將抵橫山下。

江盡瀾滄口。天分直隸營。暮風滄海立。斜日山行短。笑移花態微。吟激鳥聲過。關渾欲盡。半減故鄉情。

出橫山關

殘雲剩草一吟翁。絕水窮山路更通。過海地驚三級浪。出關天返五更風。文章命信生初定。行

止心先著處。空爲問南來。遊宦者。入秋瀟洒幾人同。

(文苑) 古詩選錄

藍江舟中望鴻嶺

三重縈抱萬山來。山勢雙披野勢開。九九峯看未足。一帆風力猛潮回。

靜嘉逢高碩秀才走筆爲贈

秋風秋氣夜淒淒。青草黃沙路漸迷。歸客但瞻橫嶺北。逢人初記冷泉溪。樽前聲氣心相許。分外知交手重携。回首舊程應自笑。惜君猶未厭家鷄。

至家

蒼蒼西山暮。翳翳萬井秋。衆鳥如戀歸。征人知所投。兒女易爲別。相見但垂頭。予亦不自主。因之生遠愁。出門但憑眺。長路尙悠悠。南行者誰氏。日晏復何求。僕子荷鏞至。插芥西村休。借問舊杞菊。今有幾叢不。

陳子敏詩草

百四二

偶成

九野星辰濶。千山鼓角遲。軍麾交白羽。馬鞚引紅絲。瀾灑乾呼水。鷓鴣老借枝。此生多少事。季主卜難知。

道德通番。山宰法。入世僧。白雲長。臥楊明月。舊燈名之真理。

寄京中諸故人

良馬由來出西北。馳驅萬里從東道。百年歷落青雲土。搜來盡作非常寶。龍文鳳藻一辰開。天地浮埃却橫掃。古句流傳遍海內。竹堂蒼勁松堂老。聲流調響筆不漏。雲麓得之飛譽早。我慚名忝諸賢末。酷好吟詩詩不好。刀環馬策纏其身。難向故人開懷抱。何年歸馬華山陽。一笑相逢長醉倒。

大水行

西城五月端陽節。淋雨不開逾一月。白晝空中  
 鬪。急雷奔入河堤破。堤決河決天。河落九天飛  
 流。倒下生雲烟。百姓呼號走不定。驚波在後人  
 在前。平陸須臾成大海。茫茫千里桑滄改。閱來  
 世代何其速。割去山川恐已碎。城中沉灶又產  
 蛙。城外何處歸人家。沉洲陷阜勢甚惡。竹木磈  
 磊隨浮槎。行道無梁水難縮。回首人寰太局促。  
 祇嫌穢濁流未清。遂使陰陽怒猶蓄。何年疏洩  
 歸故河。不見平地生風波。高低隴畝填桑麻。征  
 夫不憂行負戈。

寄贈興化巡撫陳仲恭

騷壇旗鼓一將軍。老鶴孤鳴散鳥羣。今夕論詩  
 應念我。何年對酒却逢君。愁牽天地來寒雨。夢  
 繞江山落暮雲。漏盡歌殘人又醉。鷄聲報曉不  
 堪聞。

餞山西布政武來京 辰值五月

瀟傘山青落暮霞。征塵南望隔天涯。三年關塞  
 愁留客。半夜神仙夢到家。梅雨香浮孤店月。蓮  
 風影動晚湖花。歸來條對臨戎策。謾道知兵屬  
 左車。

簡別山西護督陳並同城貴列

塵世難謀半日閒。分携猶帶舊愁顏。軍中有幕  
 留孫楚。客裏無家別庾山。明三秋今夜好。浮  
 雲補取此生還。平按未報邊頭事。插龍泉入

鄉解

亞魁散。西關客帶醉。樓鬢髮。都忘白滿頭。夢熟朝  
 天。應有路戰酣。挽日却無謀。雲銷塞吐千山。月水

浸城吞半夜秋。見說五湖歸去好。茫茫煙浪一  
 浮舟。

送山西商辨尊室回京寓護喪

相送西州路。傷心是暮花。少孤頻作客。多難又

還家城郭迷秋水。江山落晚霞。朝天勞夢想。誰借上天槎。

送友人往諒

不向諒城去。安知山路深。寒生疎樹色。嵐積亂峯陰。蠻洞雲成壁。蛟祠石作林。千年銅柱古。應化入南金。

淇川詩草

野花

野花生竹下。竹深花亦繁。花繁翻笑竹。春至不能言。

題阮季慎居士幽居

才士不避世。幽栖緣愛閒。纔到讀書處。剛逢醉月還。移花斜避砌。編竹細容關。卽此堪高臥。無勞更買山。

寄石溪子

醉別石溪上。秋光淡平楚。別來春雨繁。蘋花應滿。落落日暝烟橫。孤舟在何許。

(文苑) 古詩選錄

寄徵君黎寅叔

寅叔名亮嘉。定平陽縣人。

百四四

鶴脫條籠驥不羈。遙遙塵外想風徽。聞孤艇歸滄海。更說携家住翠微。巴浦巴浦在永隆保安縣小寒金橘熟。沙江在安江新城市五月玉螺肥。知君不學飛熊老。西向磻溪占釣磯。

過平江沙幕

梁谿先生常爲通誦所過沙幕二作

道遠通西。聲啼月。眞理。低到無人去。處時有鳥。

登永隆城樓

亥癸

雨霽汀洲集晚禽。一聲畫角半樓陰。千燒城郭周遭在多難。親朋契濶深去國。杜陵餘別淚。異鄉王粲負歸心。昔賢可是俱懷土。蓬鬢西風幾度侵。

龍江送胡琇秀才

殘雨暗江關。離杯愴客顏。相逢兵火際。話別水雲間。命蹇功名薄。身貧去住艱。京華多晚進。念

爾鬢毛斑

送定祥臬使黃養遜歸堅江別業

黃父蜚英早。飄零直至今。生還萬死地。貧戀九秋林。多難身先老。虛懷物不侵。百篇歸海嶠。惆悵待知音。

假山爲永隆按察使阮文雅題詠

太湖怪石天下奇。遠在波底龍宮蛟室萬丈之。漣漪腰緬沉取百億乃一致。拳握足抵千金貲。公從何處得磊砢。毋乃鬼物煩推移。天排地設入掌握。羅浮蓬嶠來嶽崎。仙花異卉足百族。凡輩紛紛知者誰。何年山翁化爲石。松下癯骨疑安期。飛泉百道掛石罅。知有瀑布無由窺。興雲出雨自有待。明窗淨几偏相宜。虛庭雨霽日光漏。竹石慘淡含幽姿。呼朋置酒恣登覽。恍惚王母觴瑤池。天台赤城誇名山。緣幽歷勝石徑艱。夸者百計營錢山。青銅萬仞空嶮岈。公山雖小具清致。但可仰止不可攀。安得羊公峴山一片

石爲公謨刻留屏顏

今詩選錄

奉題天尊寺

鴻臚寺卿寧平督學致仕國瑞潘如珪

龍領天尊像。巍巍萬古存。懸鐘巖作簾。橫扁洞爲門。地別烟霞趣。天成體勢尊。探幽真勝蹟。洞裏一乾坤。

題碧洞寺

前人

我昨訪笛弄。見說有碧洞。晴午掉扁舟。日夕住之何禱。酒足清晨看山極幽夢。乘參見佛佳景樂與報効且使之自。對峯巒。此二洞誰可分伯仲。

原葛博黃來訪走筆餞之

前人

昔宦海之角。大小各司鐸。君退老歸田。我遷坐訪鶴。行止總自由。天方各落落。偶然訪學署。相對形至樂。持贈桂一枝。香味匪云薄。自述詩數篇。文采宛如昨。嗟嗟少年場。老大徒悲傷。事須

(文苑) 玉英詩草

安分命言必道肝腸。新學漸澎漲。舊學幾飛揚。  
君老我亦老。慎勿矜所長。所長非所尚。誤我嘆  
文章。遣懷酒以酌。對鏡鬢如霜。獨是渴相見。一  
見何匆忙。勸君步一步。拭目翠山陽。

叩步

御賜詩原韻賀南風報館

安謨知縣  
裴輔京

雲捧鬢輿北地週。薰絃再鼓協鳴球。觀風以飭  
三春喜。解愠俄消萬姓愁。嘉拜昌言光有夏。歌  
賡大雅復成周。化行風動南而北。文治重新起  
士夫。

### 女界詩

## ▲玉英詩草

夢起

夢中猶憶同心語。醒起驚知伴母眠。欹枕徘徊  
無限意。更愁癡夢不流連。

讀亡夫詩草

寒雨蕭疎柳散烟。挑燈獨坐念遺編。沉吟未斷

腸先斷。玉筯雙垂落枕邊。

對鏡

偶開鸞鏡小窗前。亂鬢愁顏兩黯然。鏡中人却  
緣何事。不復嬌妍似昔年。

無題

多情其真理。奉寄舍兄河靜菴使高傳二首

相依本是一根生。一別關河感幾經。甘旨嫂能  
調晚膳。箕裘兄好繼家聲。幾番歸夢家千里。萬  
斛春愁月五更。幽意尺書描不盡。待儂歸日說  
分明。

一枕黃梁夢已醒。塵緣猶未了今生。關心膝下  
三癡幼。作伴燈前一卷經。契濶不堪題往事。才  
花已矣剩虛名。幽愁強解加眠食。恐動天邊兩  
壽星。



● 雜俎

▲ 讀七篇翼略引

〔卓〕

是書乃先朝皇親儒學大家弘化公聖祖第六十六子未付梓之遺草也。公出自天潢之系，列於圭璧之班，而好古敏求，年老彌篤，不以富貴易其樂道心。立言鳴盛，證經著書，能繼倉山葦野二公。主斯文之壇坫，松雲詩社風雨西齋。本國朝衛道之責，太半從金枝玉葉中所羽翼也。癸未年，京中有事，公守春秋越境之義，為權臣所陷，降為弘化鄉公安置。富安同慶乙酉年，先帝念其冤，召回京。初次開復肇豐郡公，再開復瓊國公。成泰元年，奉勅書充如西聘問正使，事歲歸國復命，奉 上諭「綿家有學，再準兼攝，尊人府左宗人」。又晉封弘化公。晚年公以馳驅國事勞瘁，得癩病，上疏請解兼攝職。在家坐臬，比以淑子弟公之著作，有約亭詩集，經已付梓行世。是書乃於成泰十年歲戊戌西曆(1898)公因西席次講論之暇，草成之者也。書顏曰補正。蓋七篇者，孟子所著經書之為言，羽翼乎聖經也。公以為道學之傳，自孔子至於孟子，公也。且報効且使之自而擴充之且又參酌以當今經國之學。其為世教維持可謂至矣。書中解亞魁二綱。常之道，分類編成天地人仁義禮智信等集，或憑經文而考證，或出己意而評判，純是評論體，非以經術緣飾吏治者比。近日鄙人得友人手示是書，且謂此即公之女子阮科漣清源先生夫人淡芳女史見第十期都下雜記欄內所珍存，送到登報，以公諸世也。惜是書篇什頗多，不能盡載。姑摘略登錄，俾閱者得知全豹之一斑焉。

● 七篇翼

弘化公君公氏著

● 總括全書本旨

君公氏曰：談時務者有何啓胡禮垣新政議論，以復古之要有七：曰擇百揆以協同，曰厚俸祿以

(雜俎) 讀七篇翼略引

(雜俎) 讀七篇翼略引

清賄賂。曰廢捐納以重名器。曰宏學校以育真才。曰昌文學以救多士。曰行選舉以同好惡。曰開議院以布公平。此七者復古之事。而揭其心傳之要也。因時之要有九。曰開鐵路以振百爲。曰廣輪船以興商務。曰作庶務以阜民財。曰冊戶口以嚴捕逮。曰分職守以釐庶績。曰作陸兵以保疆土。曰復水師以護商民。曰理國課以裕度支。曰宏日報以廣言路。此九者因時之事。而以制宜爲運量也。張之洞勸學篇內篇九。務本以正人心。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綱。曰知類。曰宗經。曰正權。曰循序。曰守約。曰去毒。外篇十五。曰益智。曰遊學。曰設學。曰學制。曰廣譯。曰閱報。曰變法。曰變科舉。曰農工商學。曰兵學。曰鑛學。曰鐵路。曰會通。曰非弭兵。曰非攻。曰非求。曰非事。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林樂知治安新策五綱領。曰意趣宜發越也。曰權力宜之真理。曰宜純備也。曰政令宜畫一也。曰體統宜整飭也。吾因三者之說而總括之。外有之長則剪之缺則補之。以成定書也。於前列

天地人爲中國三才之學。於此又列天人人物爲外國三倫之學也。天人人物三倫者。名雖別而實一。是則皆一以貫之者。篤其天倫。而專心敬拜。上帝創造天地之後。繼而造人。是人與人。雖有語言嗜欲不同。而上帝視之。皆其子女也。自我視之。皆兄弟也。八倫所重。可不愛乎。上帝造人。而先造物。以供人用。若不知物之元質及其力與性。而不能得其用者。是委棄上帝之恩也。於是格物之學興。而物倫盡矣。合中外之學。爲辰措之宜。天倫如曆法電學之類。而本之於事天。其以天倫之學而行仁。則厚

天祿。而行義。則慎天財。而行禮。則定天樂。而行智。則廣方言。而行信。則萬國公法。人倫如兵學農工商學之類。而本之於同人。其以人倫之學而行仁。則教孤子。而行義。則恤窮民。而行禮。則籍妓女。而行智。則僱奴婢。而行信。則洽朋黨。物倫如格致化學之類。而本之於格物。其以物倫之學而行仁。則禁吃烟。而行義。則築鐵路。而行禮。則修兵事。而行智。則習技藝。而行信。則設賽會。餘諸篇各從其類。總百餘篇。具有簡明小目。凡此皆內治外治之政。不可缺也。

◎傳記

■鏡中錄

▲黎左威

青江阮伯璿

又安秀才  
現辰人

著

南壇玉亭黎公珏。黎末一異人也。能一食兼數十人。亦能不食至五六日。文氣高邁。而武藝亦甚超羣。嘗往春湖社觀演戲。辰鎮守黃廷寶已先在坐。寶麾下騎士執鞭彈壓。勢甚凌迫。人皆敢怒而不敢言。公獨扼腕直入。與之交手。三十餘人並出。公手打脚踢。如獅戲猴。衆鬪不敢動。老拳既飽。從容趨出。騎士入訴於寶。公慮貽地方累。挺身復入。騎士爭指打我輩者。此人也。寶怒叱之。公徐對曰。朝廷寄相公以方面。相公選勇士為爪牙。相須正甚殷也。乃他無才無藝。遇一文弱。生而退舍。若遇敵人。竊發。可不為相公寒心哉。此輩徒費衣糧。養之何補。而且倚官勢擾平民。以為相公結怨。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某故代相公懲他一番。使之自奮。以圖報効。且使之自恥。以無相公結怨。所謂公也。寶服其勇壯。其言置不問。景興庚子科登鄉解。亞魁數年後。遇西山之亂。公招集鄉兵討賊。于有別橋。以鏹刀截賊象鼻。然烏合之衆。難當虎闕之師。卒以此敗。聞昭統帝即位。潛往北城。晉帝授左威衛將軍。與謀國事。適阮整當國。人皆依附。公獨不之禮。整欲殺之。公因辭。帝歸。帝之北狩。遂不克從。公深以為恨。辰。又安一境。賊兵充斥。公之聲迹稍露。不能安居。乃自抉一目。重為北城之遊。至屯所。屯兵詰問路引。公豫囑輜夫。置輜屯前。經五日夜。安臥不起。衆異之。聽其行。遂達北城。復謀舉事。衆不從。乃止。嘉隆年間。裴存齋璠赴山南場之命。遇之於逆旅。贈詩云。『相知相與更相憐。底事回頭十六年。似我此身猶有母。愛君無力敢撐天。殘冬牢落誰家燕。故國淒涼蜀地鴟。白首相』

(傳記) 鏡中錄

(傳記) 鏡中錄

百五十

逢更相別相思長在酒杯前。一蓋叙其兵後離居之况也。璿曾祖阮解元伯璿與公為年家。公北去後頗相憶。每道及公事輒為歎。家父聞之以語余。余以公忠義士而事跡茫然。史編不到。恐埋沒於寒烟荒艸間。因崇拜而紀念之。

〔評〕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夫子之訓。公已奉為指南矣。故黃廷寶之威權。阮整之氣焰。何嘗置在眼中。二人雖皆小人。然一則能容。一則欲殺。比事以觀。整當下寶一著。

### 野史

#### 雲囊小史

海丹范廷煜公遺墨

#### 軍前試賦

嗣德壬戌年間。東匪蠢動。定安制府奉命視師。屯海陽城外。有名士黎秋。被酒不戒。公為公列校所覺。密白於公。公即命斬之。中丞潘公三省聞之。亟入轅門。白制府曰。黎秋何罪。公曰。賊細也。中丞曰。伊省發冠軍。名下士也。烏得為賊。乞賜明究。毋俾含冤。公即命牽回。秋神色不變。公叱曰。若士乎。對曰。然。曰。若掛青袍。安得犯我軍律。將謂吾劍不利乎。秋曰。秋安敢犯公軍律。曩寔杯酒狂談。品辨人物耳。公遽怒之。何局量之褊。不能容物也。秋固可殺。但百世之下。恐公之劍猶能利乎。中丞曰。書生逸口。唐突虎威。罪固可斬。望賜矜全。公曰。若真名士。吾熟香三寸。試若以文。文成而佳。將貸若死。秋乞題。公擲片紙下。則首山詩。山字韻。望夫石賦。關萬古綱常。孤立處一般心事。不言中秋。援筆立成。脫稿上呈。公大加嘆賞。即命釋之。贈朱提十兩。詩有「十臣勳業浮雲外。萬古綱常片石間」之句。賦甚佳。其略云。何山斯燦。何石斯爛。如望夫形。屹立天半。又云。陟彼徂彼。空渺望以何窮。何斯遠斯。獨一鬱其誰語。又云。遙知匪石之心。不可轉也。料得如山之憶。有如是夫。他稱是惜太長。不能備錄。

雲史氏曰。縱酒狂談。的是書生氣習。脫非制府。憐才中丞。急難則舌劍。不幾於自戕乎。夫刀斧當前。已無生趣。而能傾泉倒峽。倚馬滔滔。信非奇才者不能。惟帶輕薄態。卒至落拓無成。吁可戒已。

〔註〕省發

宋王沂公自省發至庭試。皆第一。

氣習

記事珠。蘇長公曰。吾氣習未除。又楞嚴經。除一切煩惱氣習。

朱提

地名產銀。故名朱提。

節義夫人

黎景興辰。都統兵政吳將軍景桓河靜瓜牙人也。時國事既去。公常太息。潘夫人氏舜公妾也。乘間請曰。相公近嘗不懌。得非有軍國重事乎。公曰。西山猖蹶。時事日非。吾受國恩。當以死報。夫人泣曰。相公狗國。妾必從之。既而西山兵來。公禦之于翠靄。掉突其陣。殺數十人。力漸不支。父子三人俱投于水。信到一家號泣。夫人獨坦如也。弗易服。惟日依靈座。薦食抱禡。猶公在也。人或非笑。夫人佯不聞。卒哭後。始召其族人俱來。泣告曰。妾事公久矣。公忠以死。妾義當從。曩與公約焉。無容爽也。且公之死也。水棺而沙槨。妾死亦當付之江流。岸芷汀蘭。庶得以陪公杖履。乃就翠靄。誦壇懺。三晝夜。時觀者如堵。夫人色服與侍女立於船頭。命舟人掉至江中。遙拜族人。投江而殉。嗣德浮。罰。紹增。爲節義夫人立祠祀之。後北使過其祠。留題有云。一珥河鋒鏑。綱常淚翠靄。波濤節義身。激濁一時江。有色流清千古水。無塵頗有沉鬱激揚之致。

雲史氏曰。聖人制禮。而有哭踊衰麻。以其生死異也。今則水國道遙。唱隨有日。何有乎淚。既無淚矣。何有衰麻。無論香消紅袖。而衰麻哭踊。情動旁人。乃宿草未離。而翻然改節。即使衰麻哭踊。而矢節白頭。則亦畏死貪生。莫夫人若也。夫見確守定。就義得十分。從容丈夫。且難之。何況巾幗如此。伉儷固應成佛。生天上。瑜珈反爲多事。煜嘗有詠一律云。

將軍殉義妾從貞。舟子搖搖拜族行。戰血不留紅袖赤。香魂自愛翠波清。夜臺琴瑟應無淚。人世縷麻孰有情。黎氏有臣臣有妾。幾經桑海尙傳名。

〔註〕香消

唐詩。自理。履。筆。歌。絕。紅袖香消二十年。

瑜珈僧

應赴僧也。〔禪宗記〕。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珈僧衣葱白。

(野史) 雲囊小史

(奉稿) 河堤對策

# 來稿

## 河堤對策

丙午科舉人安決社黃叔會撰

百五二

是篇乃黃孝廉於三年前起草。近接得寄稿。姑登諸報。以見科場對策之文。亦是有助於經濟之學。勿以其虛文而略之也。本誌近又接得休堤論一篇。惜未能一齊登錄。姑俟來期。

治河之策不外疏築二者。歷代治河或疏或築或得或失。可歷陳歟。我 國北圻瓊河與中圻藍馬南圻龍江同一巨浸也。水害何以獨烈。築堤修堤始於何代。可究其因歟。近來堤政 國家加心防護而終不免潰決之虞。天數之使然歟。人事之致然歟。現下河堤四潰。水害最劇。休堤修堤說者不一。當如何折衷。茲欲水國安瀾。平成永賴。願聞經濟之學。

且自地球凝結以來。凸凹形成。水氣磅礴。江河之現象乃出。水性就下。由地中行。山麓其發源處。大海其歸宿處。而水之觸地成川者。通塞無常。推移靡定。使有所歸。則順流而赴壑。使無所歸。則潰決而橫奔。勢之自然也。水警堯憂。江堙禹跡。治河一策。遂為古今利害之最關切。程功之最艱大也。古來治河。要不外於疏與築。築以防水。疏以順水。若築而不疏。水害烏乎已。按歷代之治河也。夏禹隨刊以後。歷夏迄商。河圯遷都。治河之命。經典無聞。蓋移民以避。而不與河爭地也。周定王時。梁山崩而河南徙。堯豫之間。遭其害。當時諸侯築堤自利。即曲防明禁於葵丘。鄰壑見非於孟子。可知也。逮漢興。河堤屢決。屢築屢潰。武帝辰浚河北二渠。而梁楚之間無水害。繼此河決于館陶。決于平原。而賈讓有三策。其上策也。徙冀民以避河。決黎陽以入海。而不與河爭尺寸之地。多穿漕渠。分殺水勢。敗地可以救。此中策也。完繕故堤。增卑治薄。勞費無已期。此下策也。東漢明帝辰。修汴梁隄。至乘海。

口。河入于乘。偶合禹跡。故自漢迄唐。無水災。宋太祖太尊辰。河患尤甚。或遙隄以防其衝。或發卒以禦其決。熙寧以後。有議閉河北流。導河東流。以保中國之險。文彥博呂大防等善其言。有議人力難爭。當導使北。以復禹跡之舊。胡尊愈范純仁等主其議。元則挽河北去。以復故道。而疏與築並行。明則相其地勢。治河及淮。而疏與塞並舉。此北國歷代之治河。利害若無關於秦越。而考究可以證之古今也。我國家炎郊啓宇。桂海澄波。萬古此江山也。北圻瑯河。猶中圻之有藍江馬江。南圻之有九龍江也。中圻地窄。藍馬二江發源山脊。近海者可無泛汜之虞。龍江發源最長。受水亦巨。與瑯河均稱濁河。而左岸經上中下牢。依我國西界一帶山脊。至南圻地轄千里平原。水流漸緩。有前後江以分流。有甘顏湖以蓄洩。河又無堤可決矣。右岸一帶爲暹國界。列國志曰。湄公河決。民居架屋。晚秋下稼。水稻隨波。見龍江水潰。勢偏注于暹羅。所以六省平原之地。無自古真臘之水也。惟瑯河發源于西藏雪山之南。經北國雲南。入我國界。過綏州萊州及上游諸省。吸清沱瀘底泗水之流。發宣興山。太高原之水。合注于白鶴之三岐。下分爲兩大支。一經南定。流于茶里汛門。一經海防。流于太平海口。總計源委八百九十千西尺。流域既長。河潤固可以資土沃。容積既巨。水勢亦可以潰合。堤理勢必至也。自雄貉都峯。歷數千年。治河一策。信史無文。而隨潮掣貉海濱之接近。可知文身避蛟。河水之沮洳可驗。于是而築堙之政策起矣。昇龍李都羅城三面。城東一角。依河爲險。河水不無泛入。因築隄以護之。卽史書曰。築愛慕隄以護皇城。此隄之原因也。至陳築鼎耳隄。上自源頭。下至海岸。蓋有魚乎之嘆。因爲鴟尾之脚。亦古人之弗獲已。此隄之結果也。然觀未隄之前。國民亦不至於靡子。卽其辰河流之漫過。水亦淺薄。隄亦卑微。未必如今日之崇且廣也。歷代因而修之。至於今七

(來稿) 河堤對策

百五四

朝

百餘載。黎李以前。河決十次。陳黎以後。水患頻仍。築而潰。潰而築。古已然矣。奉我高皇大定之後。留心民瘼。釐整河隄。隄基隄面。丈尺有其規。大河小河。程式詳其目。河決或警。以天災常憲。不容於地轄。見於嘉隆隄案者。無不備且詳。仰睿聖之規模。波神爲之效順矣。河清紀瑞。日久承平。奉行者視爲故事。至嗣德年間。河警屢告。下民其咨。興安一省。夜澤成林。文江十二年之害尤烈。近來國家考究成規。加心防護。增高隄面。增廣隄基。公需不靳其費。冬起隄功。夏防隄壞。陸路專董其權。以人成天。而爲斯民計者亦至矣。乃八九年間。北轄南城。山京海邸。駸駸乎無堤不潰。無年不水矣。諉之天數。人事無關。萬不敢以獻諛也。夫天有或然之數。人有必然之理。人定勝天。古人有成說矣。蓋觀夫水氣上升。蒸而成雨。雨滴下地。流而爲河。北圻雨候。在六七月間。身至夏汛。雨降不多。卽江心不至於暴漲。某旬雨數。各有常度。卽河水不至於驟升。河如帶堤如山者。固天然之幸福也。一伏雨之愆常。歷旬辰而暴至。千山比屋。萬水建瓴。空際之龍髻。滴地。江間之鯨浪。吞天。雖智者不可以爭造化。所謂極備凶者天數也。達乎天人之理者。要在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已。若謂全不相關。昔堯舜亦不必咨俾乂矣。竊思堤之設也。未爲計之得也。無論堤政局中。認真寔辨。隄猶可望其堅牢。承行出於汙吏。藉公役以侵漁。雇券出於募夫。行苞苴爲塞責。鄉村耆里。潦草竣功。困乏民丁。填塗了事。鼠穴難盡塞。蟻孔可潰堤矣。卽以堤論之。自然之勢。不可力爭。塞而不通。何以使水之由其道。有限人工。無窮巨浪。蓄而不洩。何以使水之順其行。河源如此其甚遠。濫觴亦可釀滔天之勢。承以三辰之伏雨。萬浪雷奔。千濤電掣。有所觸則衝激而橫奔。雖臨辰搶護。磬鼓弗勝。而壓力重者。鉄石且爲之崩摧。何況渠杠之與板鋪。河水如此其甚大。經流亦不可容刮地之濤。受以



兩岸之長陂。河嚙岸崩。水高力重。有其隙卽潰決而難禁。雖愕耗星馳。官牌火急。而水勢大者山陵且爲之搖撼。何況竹木之與泥沙。觀此則堤之固也。寔不能必其難必。而堤之潰也。遂付之幸與不幸。聖祖仁皇帝所謂古人失策在爭河。豈非人事之未善乎。

今年<sup>(卽前三年)</sup>河決。幾遍全圻。河東一省爲害最烈。受水零二月。溺死以千人。殺稼傷禾。田汗爲澤。漂牆破屋。廬停爲淵。其餘坐困忍饑。蒸濕成癘。分崩離析。中野哀鳴。慘狀殆不可言。求民隱者豈可以若是愒。前此者國家措注。上憲經綸。欲酌僉言。以籌公益。休隄築隄之舉。或形諸公牘。移咨。或見諸策論發問。說者紛然。各持一是。大抵執常理之經者。以築爲危。幾守現成之見者。以休爲險。象國家每以爲至大至艱之事。積重難反。輕試寔危。故逡巡至於今。而不敢舉。千年來已成之迹。使一旦歸何有之鄉。卽如嗣德年間。北圻大使阮登階。拔堤疏之不果行。皆所以重民事也。茲請以北圻之地勢。珥河之現象。與應休應築。利害分數言之。北圻視三圻爲最廣。林麓七分。平原三分。上遊本無堤決。而一辰暴雨。萬壑爭奔。平地水深盈尺許。旬時水落。必從石澗山溪。以灌諸河。而雲南鐵路之開。山檢林租界之斫木。凡所以引水入河者。其說亦不必以絮煩。珥河較諸河爲最大。萬里刮沙。四時濁水。古來已號紅河。而到海遇潮。凝沙又積。汎口培爲三角形。日久塞堙。必成土埠沙洲。以狹其道。卽錢海之民居已廣。金山之縣轄已成。凡所以礙河入海者。其他又不可以枚舉。地形廣則到海之日遠且遲。下流壅則入海之門狹且淺。水來急而去緩。蓄巨而洩微。閉門留寇。理不待辨而自明矣。河之湍激而推移也。圯於東必培於西。嚙於彼必移於此。久之而故道漸移。河遂灣而不直。河之渾濁而凝積也。沙以孕而爲田。洲以培而成邑。久之而江心日淺。河遂漲而愈高。于此而以一堤捍之。當

(來稿) 河堤對策

百五六

此萬頃之汪洋。不啻一條之鮮蔑。含沙障海。樹壁填洋。其勢不可恃矣。今年加高若干尺。明年加高若干尺。隄日高而河日淺。水日漲而勢日危。十六省之人民畜產。咸托命於蜃樓之下。倖僥者寧不嘆於其魚。此處築遙隄若干丈。彼處築女隄若干丈。避河而河愈曲。爭水而水愈力。億萬家之廬舍。田禾。舉乞靈於龍窟之旁。危岌者豈能期其有多。言乎利害。隄之築。不可必其無潰也。而被潦者一年。全收者他日。受害者一處。大熟者全圻。此言築之利也。隄之休。非不順乎水性也。而河流漫過。夏田浸溼。水積經旬。秋田晚稼。此言休之害也。然天下無全利。亦無全害。看得利害分數。何如耳。築隄之利。固如上所言矣。然今年潦未必明年之不潦。此轄豐未可償他轄之不豐。卽如三年來。水害二次。浸及全圻。而利害乘除。恐不足以相值。况遞年修築。經費不貲。供役執功。生涯有損。經潰決而合龍。公需又不只巨萬計。觀此則築之害大。而其利難必。休堤之害。固如上所陳矣。然初伏水升。夏麥之存者少。河漫水淺。秋田之積無多。非如今河東。水積二月。久無消殺。而高低原濕。概不可以預籌。况田上沙培。農夫有慶。暘常水涸。旱魃無權。事新畬而叱犢。薄田又可以詠千箱。觀此則休之害少。而其利寔多。不寧惟是。築堤則其危不測。秧禾浸沒。粟子無儲。舟筏匆忙。危幾易圻。高宜麥而下宜稻。又安保百室之盈寧。休堤則先具可備。舟棚早預。人不陸沉。貿易相安。家無坐困。就其淺亦就其深。寧復慮九年之昏墊。應休應築之利害。可燭炤而數計矣。又按歷代歐亞諸經濟家治河之法也。清人經蓮珊。河工有害之議。略曰。當水之衝激。巨浪洪濤。有河以阻遏之。水不得橫行。以保我田疇。利孰大焉。而不知利之大者。害之深也。試詳言之。水性就下。夫人而知。不事宣洩。專務河工。不能清本源。通尾閭。而只于衆水之腹。橫加堵截。又何殊惡兒啼而塞其口哉。况河之需工。勢難挖諸河中。

則取土於附近田地。堤上之土。又圯入河。又掘田以修之。年復一年。堤身既高。河水亦高。河水愈高。隄內愈低。加之河水渾濁。沙泥淤塞。必至河變爲田。田變爲河。河水將航航而下注矣。名爲築堤。其寔填河也。隄之築。必資民力。少壯胼胝。老弱枵腹。官吏隨役。一不遂欲。責其丈尺不符。鞭撲加之。縲綆及之。雖國家需款。雇役有儲。而民之得不償失。咸以爲民之困于水者十之三。困于堤者十之七。此築彼潰。終不聊生。名爲利民。其寔殃民也。美人李佳白之言曰。河之決口。其故有二。一由水盛。一由淤塞。無論何國之河。當制其水勢之盛。而去其淤。方爲妙法。首在理河源。於近源處。遞修層壩。以節其流。次在開海口。挖底令深。海口左右。用石作壩。直入海中。以速其勢。亞美利加之北。有大河名聖桑羅。流長水急。其間幸有三大湖。水流略爲停積。沙石下凝湖底。故河水清而直注于海。埃及之尼勒河。昔日爲患。甚於聖桑羅。約瑟爲政。做其法。掘一大湖。名美利湖。歷數十年。河不爲患。南美之亞馬孫河。北美之米西河。治法夾河築隄。使河身寬窄相均。水流徐疾相均。海口修壩。溯流築隄。沿隄植木。至今屹然無恙。蓋隄近水深。溜急力大。帶沙下行。而無淤塞也。海口修壩。使河流直。則海口深而無培壅也。多植樹木。以吸水氣。而衛隄基也。荷蘭治水之法。岸設大風車。逐水歸海。築堤之處。開路達水。以備宣洩。而資灌溉。土耳其開多腦河海口。未開以前。水深七尺。開後水深二十七尺。荷蘭馬河。塹不通海。鑿通之後。深至二十七尺。德國之河。俄國之河。均由六七尺。開後深至一十二。六七尺不等。義大利之治官河。英吉利之治恒河。大致不出此。或鑿旁池以停泥沙。或用堰閘以資蓄洩。或開支河以分水勢。或導溝渠以殺河流。隨時通變。因地制宜。而不專恃乎堤也。又若北人李

(來稿) 河堤對策

百五八

公義鉄龍爪之製。用以陶沙。黃懷信濬川筓之機。用以去塞。明宋濂之濬淮濟分南北。徐有貞之治水。閘疏水渠。其法不一而足。皆確有成效也。總而言之。滌河源。浚海口。洩積澇。導歸墟。則疏與築並行而不相悖也。我國自有隄以來。言築而不言疏者。七百年于茲矣。卒之十日之築。不敵一日之潰。一朝之潰。足費經年之築。勞費何可紀極哉。况我北圻。因河之流域。沙培海面。愈日愈廣。則河之經流。愈日愈長。水不快駛。泛濫爲災。將千百年後。愈日而愈烈矣。或謂沿隄兩岸。疏數隨宜。段設甕口。有機關以資啓閉。視漲落以爲便宜。如河水盛漲。則開之以納田間。河水微殺。則閉之以防積澇。庶不致水高隄潰之患。此法我國方亭認齋諸先生曾論之矣。攷之古今。卽閘堰宣洩之法也。然設甕而田間水道。溝渠不通。則所入之水。何所挹注。非所謂順路通渠。順渠通溝。順溝通河之法也。又以尋常汽機水筒測之。一點鐘可積水五百立方西尺。浸假旬日。河水未殺。數百十之甕門齊發。千萬頃之河水注斯。雖不至如隄潰之暴。而田間積澇。禾稼淹沒。其害不幾與隄決等乎。故設甕而不濬川。亦不可也。由上觀之。治河之法。滌源節流之外。無奇能。濬川導海之餘。無上策。不一勞不久逸。不暫費不永寧。此亦泰西博物家所不能易也。而國家之爲生民計者。不可不亟講也。茲願主休堤之議。做黎朝治河使。設隄政局。擇幹充辨。嚴條董功。職責既重。考究專門。水落則巡視原濕。排決隨宜。水升則轉撥機權。搶護盡法。確有成效者。仍使久用。則治河之法。致其精。想必愈於此。疆彼界苟免營私之府縣矣。物料既儲。先具有備。輪船汽機。取携便用。執功應役。手足素嫻。屬有口糧者。又得晉安。則治河之利用其器。想必勝於敗錘殘箕杖梨爨飯之窮氓矣。現成之隄。不必拔也。遞年水落。

挖河取土。厚附堤內。層級斜欹。愈廣愈善。仍交所在炤分管認。使植桑麻油子之類。樹藝隨宜。獲利亦厚。而隄身可無壁立之患。詎不勝於築堤填河乎。既築之堤。不必加也。堤外臨水。若無沙洲。水深割脚。砌石佇培。愈日愈大。仍交堤局。按式施行。多植竹木耐水之類。吸水鎮波。堤塞亦固。而臨時又有治堤之料。豈不便於竹木撥民乎。兼有格致博物家。算學圖繪法。以水平測之。觀水之極點處。總計江心堤面。廣狹高低。水之體積若干立方尺。觀水之所及處。通計全圻田數。原濕乘除。每畝受水若干平方尺。繪圖推算。杯水覆盤之理。可明。而設壩築閘之法。始可行矣。要且窮原竟委。相其勢。審其宜。而塞者疏之。曲者直之。海門開導。或費人功。則破石之地。雷陶河之機器。可用也。以渠束水。以水刮河。凡歷代治河之規者。又可遵其成式。淺者深之。狹者廣之。堤外民居。或難移徙。而曲防之小貝。邊土新孕之沙洲。可去也。田間溝渠。支江分派。凡大河可殺之勢者。又隨在。以敷功。其籌款也。遞年築堤。出有常款。今以築隄之費。爲濬川之舉。事以預而立。功以漸而成。其需費想略相值也。其省民也。方河水衝激之時。臨時搶護。將千萬人而不足。平日預防。則數百人而有餘矣。貧民無業。應募局中。則從前雇功之銀費。既可藉此。以贍其身。耕商業戶。免供隄役。則舊例十日之力。征亦可免。此以安其業。如此則治河善策。大略無遺。而河流順軌。水國可以安瀾。隄決無虞。平成可以永賴。若夫裁度事宜。處置精熟。持以毅力。出以精心。已在。朝廷之措注。政府之籌惟。豈待書生測海之談望洋之見哉。

(小說) 宦海波濤

百六十

● 短篇小說 宦海波濤

[章民著]

又安省城摩托車站之旁。有旅館焉。南北往來附搭摩托車而行者之所駐宿也。一日薄暮。有客自火車站乘人力車而至。纔抵館。卽入客房。解衣而臥。狀似甚憊者。有頃。一人繼至。占其鄰房而下榻焉。其人衣服不甚整雅。而身材高大。鬚髮如戟。居然一偉丈夫也。坐定。卽大聲呼酒。旋引壺自酌。旅館列房相連。隔以壁。壁之上半。故有疎櫺。可視垣見也。偉丈夫初而岸然。繼而頽然。淺斟低唱。若不知鄰房之有客者。客蜷伏竊視。心頗異之。繼有短衣烏帽者。排闥而入。蓋卽摩托車之司機人也。向偉丈夫作揖畢。問曰。官將南遊乎。曰然。曰何之。曰將入都。曰某自執車役以來。凡五見官於此。官可謂老於行矣。偉丈夫曰。行路之難。余非不憚之。余不得已也。司機人默然有間。乃曰。官明日行乎。曰然。偉丈夫復向其耳語久之。司機人唯唯而出。偉丈夫傾樽飲如初。

客好事者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常好爲徹底觀察。以覘社會上之隱情。是時見偉丈夫吐論。及與司機人交際之狀。心中乃大喜。以爲此足以供彼考究之材料也。於是故作歛聲。起立披衣。推門而過。與偉丈夫施禮。丈夫起答禮。揖之坐。客曰。先生臨此多辰。僕不能卽起陪坐。疎慢殊甚。偉丈夫曰。吾儕均是行道。人何必乃爾。客曰。先生爲僕洗盞更酌可乎。笑曰。客乃呼酒與共酌。偉丈夫曰。君殆搭摩托車將南行者乎。客曰。然。請問先生。偉丈夫曰。吾亦作京師遊耳。客曰。又安至東河一條路。自有摩托車以來。不過一日可達。行客往來。極爲便利。但嫌其價太昂。不能人人而濟之耳。將來中北鐵路聯串。此時交通之便。更爲何如。偉丈夫擎杯飲且言曰。余憶少時曾隨家先君來京。步行凡

十五日。經藍江、灑江、橫山、攀緣跋蹠。殊太勞苦。及長。宦遊南中。每來往必由海道。從吾鄉搭火車往河內。達海防。乘火船抵廣南之沱瀾。復乘小火船至京。歸途則反之。吾之不由此陸程者。逾二十年矣。數年來頗事奔走。其往者不計。卽近兩月來。往返於此路者。凡三次。藉非有摩托車之力。而能如是乎。客避席曰。審如是。先生殆冠袍中人耶。偉丈夫握客手使之坐。笑曰。君諒非俗物。胡乃以俗遇我。且吾今猶山陰之鶴。橫絕四海。而日夕復返乎山邱也。余生今四十七歲。浮沉於宦海者。凡數十寒暑。終無所成就。今其巍然在者。獨弱冠時所得之舉人頭銜耳。且余今亦倦遊矣。而故園蕪沒。無家可歸。吾所以僕僕於行也。君乎。世人每喜言歸隱之樂。以余視之。殊非易易。乃知唐人自是不歸。歸便得之言。亦有不盡然耳。客曰。先生此來。亦有目的物乎。偉丈夫曰。京中某公。欲延余館其家。教其公子讀漢文。余忖今日士大夫家。羣趨西學。若渴而赴飲。漢文之生命。殆將屬廣系某公獨不然者。彼其別有見乎。然余東西南北人也。強余坐皋比。執教鞭。殊亦不願。但余爲朝夕計。是以一往。言未畢。請客出時。計示之。短針七。長針十二。偉丈夫匆匆起立曰。幾誤我矣。遂向客作別。客曰。先生盍盡此杯。且先生非終住此間。明早與僕同車乎。偉丈夫揮手長謝曰。余且行矣。竟去。

客獨坐無賴。心中徬徨。如有所失。思此人既云南行。胡不在此搭車。况天色已黑。彼去將安之。蹤跡離奇。誠難索解。且客諸無所戀惜。獨以小說家之資格。邂逅此人。如披一有趣有韻之歷史。竟不能卒讀。而向之所欲取爲考究之材料者。而今竟如雲往水流。不可捉住。客誠好事者。安得不引爲深憾者耶。

(小說) 宦海波濤

百六二

遲明客與他客數人買車票登車將行。客顧謂司機人曰。蓋少待某先生。彼曾言搭往順京。或且來此。蓋少待。司機人不答。開輪直駛。

行約達二吉羅米。車忽停。車中人均莫解所以。則見有人腋一紅包布。自村間望車駿奔而往。若恐遲弗及者。將至。司機人下車扶之同上。乃昨晚旅館中與客絮談之偉丈夫也。客大喜。讓坐與之。而坐其旁。詢夜間狀。且道已惜別意。偉丈夫微笑稱謝。車復遄行。是日。春雨廉纖。輕塵不揚。路旁風景。洵足娛目。惟車行太疾。激氣生風。兩眼殆不能耐。偉丈夫取眼鏡自帶。鏡乃老人鏡式。缺其一架。以繩繫之。偉丈夫目客曰。諸君。今日一切服用皆文明品。吾儕真老腐者。觀此鏡。可知也。客聞言頗愧。偉丈夫續言曰。余少時喜於暗中讀書。以故眼力早衰。此鏡三十五歲蒞某府時所購。今十二年矣。客曰。先生真不忘故劍者。又曰。疇昔之夜。得陪話於先生。知先生閱歷甚深。世間甘苦之味。備嘗之矣。僕誠無仁欽仰。方欲有所請教。匆忙而別。私懷悒悒。今幸再瞻眉宇。先生肯以其平生所經歷。爲僕縷述。以慰此長路無聊之况。則何樂如之。偉丈夫曰。君何人。欲爲余作傳耶。客曰。僕何敢。偉丈夫但吃吃作笑。客固哀之。偉丈夫乃徐捋其髯。口咄咄作不得已狀。謂客曰。少時影事。無足瀆君聽。斷自余出身後可耳。客曰。唯唯。

偉丈夫曰。余自試中舉人後。兩赴南宮。不第。以預有分數。補某部行走。時余年二十五。尙不知做官爲何事。但見儕輩凡舉人經數會者。多單乞從政。余亦隨人云云耳。是時官俸尙薄。余每月只得錢數十貫。用常不給。余初以爲行走云者。最繁劇之職。不啻行且走也。故每日早晚。余必入部司執事。惟謹。部郎員甚善遇。余常委余屬草公牘。及向部堂官呈草。謂之候字。久之。余見同部及他部各行



走常在家相過從。打聚三牌。以爲歡樂。多有不屬草不候字如余者。余心羨之。聚三牌者。余生平酷嗜之物也。及是閒暇。流連飲博。幾乎無日無之。從此部司之庭。鮮有余足跡。如是者有年。余家故有薄產。以是故。十傾其一。二而余亦陞爲其部主事矣。嗟乎。使余三十歲以後。宦路常亨。如此數年者。余今日豈至此哉。

在部凡四年。得補某省某縣知縣之缺。吏部以名商者凡四。座獨覆依余名。得座文覆依日。余大喜。過望。蓋是時余二十九歲。府縣行中。未有如余之齒未也。余知有做官之榮者。蓋自此始。余亦深自策勵。以爲平日所讀循吏傳中。如某某者。今何不多覲我試。自爲之。到縣數月。百廢具舉。頗爲上司所重。會有良教爭田案發。余判田歸良。某疑余袒良。以事詬余。省官不能爭。余遂去職。改爲他省某縣知縣。某省瘴癘地。遷謫者之所居也。雖然。余未嘗改初志。常務爲寬簡。赴民之急。省座緊務。如收稅撥搜諸事。亦無不咄嗟立辦。公使官以是愛重余。使座判事某最黠。他縣員無不懼伏。余素負氣。又得公使官信用。遂傲不爲禮。歲時慶賀。人爭湊其門。余獨以紅名帖往。某以是怨余。言於省按察使。謂余在公使前。數言按察使短。按察使信之。啣余甚深。思有以中之。而余適丁父艱。請終制。客曰。此世所謂不幸中之幸也。先生殆以爲然乎。偉丈夫顰蹙曰。君言過矣。窮達有命。奈何。幸親之死。又曰。余家居數年。常自思己以方柄而投當世。必無可入之道。不若知難而退。以六品官終老可也。惟余自宦遊以來。因數與朋儕讌會。遂罹賭癖。居恆寡歡。輒呼盧喝雉。爲排悶計。不意從此家計大落。君乎。余寔告君。此爲余一生之大誤也。室人稍稍交謫。余乃大窘。服闋既數月。余遂來京。俟補。凡七閱月。始得補某部司務。余初以下領故。欲稱病不就職。儕輩勸之。余亦自思離家七月來。擲資。

(小說) 宦海波濤

百六四

斧百數十元始得一職。今棄之。長安米貴。居大不易。遂勉就之。時余已兩治縣。經歷吏事多。故頗以敏練稱。大爲部堂所知。不週年陞主事。復出爲知縣。蓋猶是重演。五年前劇也。

余此回之蒞縣也。適遇前所謂愛重予之公使。乍從法國再來。爲其省公使。遇余逾厚于昔。居數月。同省某府知府缺。公使官會同省官。以余名舉于朝。余遂爲某府知府。話至此。車中有一同行西官。在頭等車位。回顧以法語問客。客亦以法語答之。偉丈夫曰。彼西官何言者。客曰。彼謂旅行惟談話最樂。恨獨行無與共叙者。并問吾儕媿媿而談者何事。僕答以說閒話遣悶耳。偉丈夫曰。予聞之。適似鴨聞雷。一般憶予登科後。或有勸以學法文者。予終不肯。此時殆有厭薄意。今回思之。始知其誤。則已晚矣。夫兩族之人共處一土。其利害關係。豈淺鮮哉。而言語不通。則隔膜相視。疑忌之端。由此而起。至於官場中人。若能曉大法字話。則臨事自易。予蒞府時。一日有西官入府堂。與予說話。予瞠目莫知所答。彼乃以手作勢。指天畫地者久之。吏目以下。亦無能辦之者。西官聲色俱厲。恨恨而去。余大恐。徑造使座詢之。乃兵官因公出過府。飭撥民夫擡件也。余急回蒞。則已無及。兵官遂以抗令訟余。余以官行不帶通譯爲言。固爭之。公使官遂直余。乃得免。余以得公使官倚用。故凡平日與余稍有睚眦者。多欲中傷。以爲快。故予亦恪守官常。盡心民事。不敢稍涉私曲。令人抵我之隙。惟故態未除。每禮拜或公暇日。輒就省候聚三牌君。官場中之聚三牌君。亦知之乎。凡官卑者。輸常多而贏常少。予每月所得俸六十元。除供歛及博輸外。其到手者不過十數元。而家中食指多。加以迎送饋遺。費常不給計。惟有債而已。

客曰。先生至今猶有博癖乎。偉丈夫曰。無錢者何以爲博也。雖然。使予有錢。予亦不博。蓋予曾設誓。今後永不復墜此規矣。話至此。天午矣。車停。行人皆下。入旅館用餐。客乃出。所携食物。獨與丈夫在車上共膳。膳畢。車復行。話如初。

偉丈夫曰。予在府凡五年。已陞堂銜。仍領其省按察使某公。將以年例休致。論者皆謂予必充是缺。無疑。客曰。以知府陞爲本省按察。此亦慣見之例耳。偉丈夫曰。而孰知其有不然者。辰值公使官。以事歸國。予內不自安。托京中親友。爲請調往他處。未果。會歲饑。轄下刼發屢次。官勒限使予捕戢。凡六閱月。終莫能得其要犯。遂被撤究。最後蒙問以降四級離。於是予之頭銜乃反爲從六品也。而年四十矣。

予得降後。卽遣家人先歸。獨留滯省城者數月。爲諸債主所纏擾。不得去。省憲某公憫予窮。力爲調停之。乃召集諸債主。問債數。計共五千餘元。公大驚。目予。予但俯首不答。長請公爲照料而已。公乃以善辭開說。使予向各債主立展文。客急問曰。此債今先生已悉還之乎。偉丈夫曰。君使予以何物還彼也。且予若能還五千餘元之債。何遂自苦至此。債患既舒。予可以歸矣。仍念歸家殊太落寞。頗予素習醫卜。星相諸技。意欲棄家遍遊南圻諸省。從此爲世人烟波浩蕩。以終吾生。將行。商諸某友。友固止之。勸予回京師。徐圖奮翼。渾池予因思前輩諸公多有數經殺<sub>邊金</sub>羽。終能致身青雲。我纔一噎。奈何廢食。乃從友人言。以書抵予家。囑妻子宜勤動自給。予不復歸也。遂至京。旅京者一年。洛下風塵。一身流浪。黑裘已敝。緋袍誰贈。是時予旅京之苦况。君可揣而知之。無暇細述。方愁病中。忽得家兒書。折讀之餘。予心腸如割。面壁而泣。不能作聲。書蓋山妻訃音也。書中并謂因地方荒歉。家用匱乏。襄事彼已潦草。辨完。請予方病勿歸。亦勿過哀毀。客曰。令哲嗣今執何業。偉丈夫曰。家兒頗通漢學。諳曉國語。惟不學法文。故長爲鄉師耳。彼已有妻兒。但亦貧窶。所得只足自給。君乎。予父子殆不能相顧也。丈夫言次。面有戚容。又續前話曰。予此時歸心焦急。奈病不能行。兼以路費至數十元。無從討辦。遂終日盤桓旅舍。每一念及身世。悲從中來。則吟詠自遣。某公者。予年友也。常過

(小說) 宦海波濤

百六六

訪予寓。詢其狀而哀之。乃爲予百計營求。久之。得某縣訓導。予屢經憂患。至是已無復有進取意。特藉此冷宦爲升斗計。於予爲最宜。乃扶病而往。

我國十年以來。爲新學舊學相爭之時代。試式屢變。教法多岐。學者或厭而歸耕。或相率專學法字。教訓之官。類多倚席不講。在在皆然。君所知也。予到職。極力鼓勵。轄下士子。頗來求學。常日聽講。得四五十人。每期行文。得六七十卷。每月望日。大攷卷數。增加。同城縣員亦好文。屆評文期。必來講堂。與予評騰獎賞。士望大洽。自春徂秋。闔境誦聲不絕。予方以樂育英才。自任。病亦頓失。思從此脫身。政海專趨。教界可以無憂矣。嗣因風潦大至。民情拮据。學務中怠。適本省公使官巡視各學場。諸教訓員皆注意先爲措置。而予以縣員公出。故初未之覺。迨縣員歸。以通飭示予。予惶恐無措。而公使官已至。則講堂中。闕無士子一人。獨予衣廣袖衣。鵠立。與兒僕輩數人。方俯伏除庭前草而已。几案橫陳。書籍污濕。多有爲潦水所流。蕩飄泊園外。叢竹之間。爲公使官所搜出。而予初弗及知也。予大惶愧。而公使官則不甚呵斥。稍以冷語諷予而已。變出意外。吉凶莫測。予心中憂疑。寢食俱廢。月餘得省飭。以溺職故。問降二級。留予驚魂乃定。其明年。因元日令節。始行開復。

時家兒適來視予。謂家偶不戒于火。彼夫婦無所歸。乃寄其婦及兒於岳家。而以身往依予。予聞言。但嗟嘆而已。會縣員陞補他缺。予以家情力陳。請於省堂。得攝縣務。縣民多煮漏酒。前蒞員禁之弗能。乃肆行捕捉。漏煮者亦暫息。余以謂國家既以煮酒權與領徵人。而徵其稅。則捉漏煮者。乃屬領徵人之事。惟捉獲時。則國家代表之行政官。證認之以治其罪而已。府縣者行政之務。綦繁。無暇兼及他務。故未嘗巡捕擾民。然亦未嘗不下令禁戢。而每漏酒案發。予輒被嚴譴。予頗自危。顧未有新

補員。無從卸縣印。欲稱病。則又恐并失舊所立脚地。因循數月。適有兩社爭田畔。各率民丁持杖相毆。報至甚急。予一面稟省。一面卽行履勘。至則兩邊臥禍者。不計其數。田上血肉狼藉。有至垂死者。予慮斯事至大。非獨斷可了。况己乃權攝。較當職者有異。乃卽行飛稟。并乞派員會勘。而飭屬吏及旁近社村先行勘編傷跡。輕者上床進食。俟并解回衙。重者昇回傷家醫治。稍稍就緒。惟坐待省飭。遲二日。省派始至。而重傷者死三人矣。今予回思之。予所對付其手段。非不穩健。惟乞派員會勘一事。寔爲予之失策。而原其初心。則出於自營脫咎也。予遂被撤回。坐是落職。蓋予之罪名爲辨事故。遲誤人生命者也。

得革後。予乃以攝縣時所餘廉俸許兒。使先歸。而予則漫遊南中諸省。去年始歸鄉。居數月。予不欲以身累子婦。乃復辭家去。自是予一身殆如閒雲野鶴。逍遙自得。或在京師。或在河內。或在平治。靜父各省往返。中北兩圻者數矣。然皆出其自力。以爲活。未嘗一至公卿之門也。有之則今其第一也。客指司機人曰。此人識先生乎。曰。彼爲吾同鄉人。其父昔嘗隨予之官者也。客曰。古人有數奇不偶者。先生殆其儔耶。偉丈夫曰。數奇誠有之。然亦吾所自取耳。仕者行其志也。故欲出而仕。宜先立志。既立。然後竭心力屏嗜欲。以赴之。可則行。不可則止。如是則行止在我。進退裕如。無入而不自得矣。余非頑鈍無恥者。但以失身於賭。不得不俯仰隨人。耗精神。卒受大玷。余之過也。又何怨焉。客聞之。嘆惋不置。時日已暮。車駐廣平。偉丈夫與客同入旅館。呼酒飲。相得如平生。歡有頃。偉丈夫向客殷勤道別。謂將入城。訪其故人。客固留之。不可送之出門。偉丈夫復向司機人語良久。遂去。客宿館中。凌晨獨搭車往東河。偉丈夫何人。客不欲道其名。故隱之。客何人。余也。余何人。小說家也。

(辰談) 世界之部

◎ 辰談

■ 世界之部

● 歐戰之部

▲ 德軍退走之狼狽——最近自八月十七日起至廿四日。西境戰情發展愈速。協約軍乘勝而前。勢如破竹。日獲俘虜輒以千計。名城要鎮。前經年累月。始克攻陷者。今竟一鼓而下之。德軍三月間攻勢所得之效果。至是乃喪失殆盡。而德軍陣線中心點之巴卜末城。即一七一六年雙方鏖戰以爭者。今亦在協約軍掌握中矣。德軍現由瓦斯河全陣線向安克河退走。其力拒協約軍者。厥為殿軍。是以

巴黎至亞米安之鐵路。已無敵蹤。照常開駛。而巴黎與開雷之鐵路。交通亦完全恢復。協約軍於此更有迴旋之餘地。其利於將來軍事上之佈置。自無待言。德軍為勢所逼。方委棄凡塞勒河與愛恩河之陣地。退守太太路高原。蓋欲於季冬之前。據守

險地。俾可縮短陣線。節省兵力也。德軍之不欲復取攻勢。並承認其失敗。觀此則知。第法軍側面猛擊。已破拉細尼陣線。漸近

愛萊特河。吾知其進叩太太路之門。其期殆不遠矣。據戰地消息。英軍俘獲奧國砲兵。而法軍亦於愛恩河陣地生擒奧

敗兵。足證德國已乞助於奧國。顧奧軍戰力在弱。無足重視。今來援西境。既無大裨益於德軍。且意境兵單。徒予意軍以

進攻之機會耳。又據東境戰事之捷報。則於八月二十三日。意公報云。意軍佔據白倫太河流域。伐

爾太與桑土斯台法尼二村。又同日法公報云。塞維亞陣線。砲戰更為劇烈。阿爾巴尼亞之敵軍。今

復活動。其偵察隊近在數處。為法軍擊散。

▲西歐聯軍攻勢之第二幕——在已往之一星期內。西歐聯軍捷報頻傳。聯軍統帥福煦上將。利用鐵道線。在廣濶之陣線上。分擊敵軍陣地。其用兵之神奇。進攻之得勢。不特爲此次大戰中所未有。抑亦爲自有歷史以來所未覩。當德軍之調集後備兵。以備阻止聯軍之進攻也。聯軍已乘時鞏固所得之地。故損失甚微。且能留其後備兵。以爲援應。同時復在陣線他段。爲大規模之進攻。此種手腕巧妙絕倫。吾人固可預測將來聯軍進攻之起點。即德軍亦熟知之。惟德軍殊無充分之兵力。扼守全陣線。故其結果。必於數地點讓步。殆可斷言。聯軍所採取之戰略。於將來戰事。極爲有利。蓋此種包圍行動。德軍之犧牲必鉅。凡崇拜德國武力者。可以憬然悟及。聯軍將領。一旦採此戰略。其運用殊不弱也。

聯軍此次之攻勢。亦將有所限制乎。自軍事學理上討論之。使德軍而不能得一種富有彈性之迴旋地。則聯軍之攻勢。絕無何等之限制。目前聯軍陸續所取之攻勢。愈形猛烈。回溯攻勢第一幕之開始。起於七月十八日。在廣四十啓羅邁當之陣線。上進攻自方台拿瓦起至貝里元止。其結果聯軍將陣線前移。自蘇瓦松蜿蜒而達萊姆。攻勢之第二幕。聯軍在廣三十五啓羅邁當之陣線。進攻自亞爾貝起至摩呂爾止。其結果聯軍乃進據蘭斯至蘇瓦松之陣線。今聯軍之攻勢。已入第三幕矣。其結果則上述兩處陣線之戰。或將倍形劇烈。當德軍猛攻時。福煦統帥竭力保守其後備兵。迨聯軍反攻開始。福煦統帥更設法節省之。保存其充分之戰鬥力。故目前聯軍所有之兵力。寔爲一種完全之生力軍。英軍於德軍第一次進攻時。即保其寔力。未出應敵。福煦統帥擁此貔貅之衆。其價值殊未可限量。至美軍則源源運法。後援不竭。美人爲榮譽而戰。其勇殊不可當也。

聯軍之兵力。蒸蒸日上。既如上述。而德軍則深入陷阱。兵力已窮。死亡枕藉。補充之困難。已無可掩飾。最近曾解散六師團。以爲補充缺額之計。且每隊之兵力。有減至四營或三營者。聯軍所搜獲之德軍軍令。其中有云。『吾人深願補充勢力薄弱之師團。然爲不可能之事。』德俘聲稱德軍唯一之怨望。厥爲休息時間之缺乏。德軍有某師團。曾經劇戰。於八月十日。調往陣後。未及補充。遂於同月二十一日。復開赴前敵。德國報紙對於戰事前途。深抱不安。柯洛業日報。最近刊有一文。絕堪注意。其結尾云。『比利時及亞撒羅連。已不成問題。今所當討論者。厥爲德國之存亡問題而已。德軍竭蹶之景象。將令前敵軍隊。勢成瓦解。而不可救藥。意賢那之故事。將重演於今日。』（按拿破崙曾大敗普軍於意賢那）且其潰敗之程度。當百倍於昔。蓋公理必戰勝強權。此乃事理之當然也。

（辰談）世界之部

▲日將論德軍失敗之由來。——日本掘內中將。於歐戰進行。屢發議論。言皆中肯。名噪一時。茲向某報記者發表。其關於最近戰况之談片曰。前德國之獲勝也。原因何在。世人輒研究之。視為有趣味之問題。今事局變遷。德軍屢敗。世人當然欲知時局驟變之由來。是以考察德軍所以失敗之原因。亦殊重要事也。換言之。吾人所當慎重考察者。在德軍失敗。是否由於暫時性質之軍略。上錯誤歟。抑另有更深遠而更嚴重之原因。如德民對戰態度之改變之類歟。從軍事觀察點言之。此次德軍在西境之行動。殊不能不謂為含有疎懈之性質。蓋萊姆砲台不下。而德軍遽深入瑪恩河。是自陷入危境也。此種冒險行動。德軍指揮權者。當未必不知之。而竟行之。以圖僥倖者。蓋為勢所迫。不得不出此。以期避免國內厭戰者之暴動。而保持其對於戰事之注意耳。此次德軍敗績。其遠因在此。殆無可疑。而德國兵民厭棄續戰之輿情。今將愈甚。又從可推知矣。德國民情趨向。觀於外相庫爾滿之辭職。而可顯見。庫氏何為而辭職乎。則以在聯邦議會宣告徒恃武力。不能使戰局終結之故。庫氏此言。既出。德人厭戰。不復希望以武力決勝之真相。遂披露於外。庫氏以此為黷武黨所忌。不能安於其位。然德國有反對戰局之鉅大暗潮。可於此得一確證矣。靜觀大局。德國前途。顯呈江河日下之象。蓋戰事之進行。欲求勝利。端賴國民一心一德之扶助。此為萬古不變之公理。今德人既不全體贊助當道之續戰政策。則戰地中之德軍。安得有致勝之望哉。德軍日形衰落。而協約軍則士氣不衰。戰力愈壯。加以美國大軍到境。訓練精良。精神煥發。尤足固協約軍之地位。余知今方退走之德軍。必受重創。若協約軍乘勝而進。不予敵軍以稍息殘喘之機會。則德國之傾覆。可指日而待矣。

▲乞克斯拉夫民族之歷史。——在西比利亞方面。乞克(Tchiques)軍佔據海參威。進取尼古爾斯克。俄過激黨因之大挫。今協商系決定共同出兵。以袒助乞克軍。本誌已略叙於前期矣。仍乞克斯拉夫(Tcheco-slovagues)民族之歷史與國籍。讀者多不知之。茲特述其梗概如下。



斯拉夫人於六七世紀辰。散布中歐各處。其中以乞克塞爾維亞人固結團體較早。故於十四世紀成立乞克自主國。以普拉吉城爲首都。

當辰柏葛梅亞莫拉維亞西列茲及布拉金堡皆爲乞克國領土。旋又奪據奧大利亞喀林那克拉衣納及烏郭爾等處。至一千三百年。乞克君主維赤拉夫第二。宣布爲波蘭王。

並於九百七十一年。令乞克人由天主教改信耶蘇教。自日耳曼人竊據王位後。乞克(Feléco-Serbes)人漸失其自主。卒併歸於奧大利。並結好於俄國。然彼辰

俄奧邦交正篤。一律禁止馬薩里克之學說。於是乞克人又變其方針。極力講求學問。爲將來獨立之預備。據最近

之調查。乞克人約有七百萬之譜。斯拉夫族分東西南三派。東派散布於北亞細亞。即俄屬之白露西。大露西。小露西等族。南派爲布

爾加里塞爾維亞等族。西派卽波蘭乞克等族。今之乞克斯拉夫人。卽指斯拉夫族之西派而言。合三派斯拉夫。不下一萬

二千六百萬。而西派之斯拉夫人。約有七百萬。大抵散布於莫拉維亞。及匈牙利。該派斯拉夫人。初屬於波蘭

後屬乞克。自十四世紀。始歸併於匈牙利。至今潛服奧國虐政之下。無可如何。直至歐戰發生。奧政府徵調乞克

拉夫人入伍。與俄軍對壘時。該族之在前敵者。始投降俄軍。不欲爲奧國効死。不幸俄國發生過激派之大亂。

到處皆有德人足跡。若乞克斯拉夫人。不另籌善法。難免不仍爲德奧人之奴隸。是故乞克斯拉夫人。乘過激派

發給德奧俘虜槍械時。彼此結爲一體。順西比利亞大鐵路。紛紛東下。意在逃出虎口。開往法國助戰。將來即可

入籍法國。然至今除開往西路者外。留於海參威者。不過一萬有奇。聞依爾庫次克以西。被過激派截留之乞克斯

拉夫人。尚有十餘萬。將來聯軍進兵西比利亞時。乞克斯拉夫軍。願擔任破敵衝鋒之事。以爲既可救出多數同胞。又與法

境戰敵無異。可見協約各國決定出兵。實以乞克斯拉夫爲主動力也。

(辰談) 世界之部

百七二

## ▲日本辰事——據東京通信

云日本赴威軍隊已於烏蘇里著著進行據陸軍省公表每戰皆捷而死傷者亦達三四百人矣。聞過

激派所用武器極佳。故其勢亦不可侮。此次出兵初意未必接戰。乃日軍在海參崴上陸後翌日即赴前敵。現正在烏蘇里與凱湖一帶

酣戰。日本此次實派兵數較聯合國為多。其主力為第十二師團(小倉)開戰之後。聯軍不敷調遣。歲埠總司令部已要求日本增兵。

二十四二十七兩日更發動員命令立即出發。是當時美國所提議之條件於事定已不相符。以後續行增派必仍為日軍故現

在尙屬聯軍。而將來戰功日軍必佔優勝。西比利亞。苟克復和平日人勢力之增加可想而知也。

出兵滿洲里之宣言中已聲明活用軍事協約

故其進行方法與歲埠不同。此間據哈爾濱來電云。駐滿洲里車站之日本參謀已發出命令。凡沿鐵路之建築物

梁橋及滿洲里附近一帶之營造物向屬中國軍隊管理者一律由日軍收佔之。可知滿洲里方面之主權

早隨軍事協約而定。

寺內內閣成立以來。二年於茲。其間動搖之說忽起忽滅。而此次因內政關係。其運命或將告終。憲政會運動最力。歷訪元

老及重要人物。山縣公已有更迭內閣之意。貴族院議員茶話會。研究會交友俱樂部。土曜會無所屬各派。已各派代表一人。聯

合警告。三浦觀樹將軍(樞密顧問)諷寺內辭職。據其對憲政會之談話云。米價風潮起後。民心渙散。雖寺內自身亦未嘗不知。國民

黨犬養毅。雖以維持現狀為言。而對於寺內之去亦無所惋惜。苟後繼得人。國民黨決不反對。政友會至今未嘗表明態

度。而對於寺內感情漸疎。倘西園寺決意出山。則政友會當然承受。薩派某人(在外交調查會者)云。此次倒閣問題。形勢漸迫。後繼之

事。我儕與政友會任之。而運動則由憲政會任之。後繼內閣最好使西園寺出山。閣員則於現在外交調查會之人物。而憲政會之加藤不

與也。事果如是。憲政會何必崛起運動。蓋以該會勢力薄弱。無論何人組織後繼內閣。均無利益。不過乘此時機。以博國民之歡聲耳。至寺內內閣

運命。可以延至何時。說者不一。有謂在九十月間。決不敢臨四十一會議。如欲和平解決。必當在開院之前也。

## ● 中國辰事

▲ 第二任大總統之選舉——中國第一任總統之期於本年十一月十日已屬滿限。故北京政府近日已

組織新國會。選舉新總統繼任。據北京九月初四日電。「是日上午北京參眾兩院開選舉總統會。到議員

四百三十六人。徐世昌得四百二十五票當選。」自徐氏得當選後。即向總統選舉會提出辭職書。並發出

通電。然參眾兩院已退回原函。并另用公函勸駕。而在外各省督軍亦交電推戴。故辭職一層特不過官家應酬上之文牘

已耳。聞此次徐氏之當權。則馮段兩氏決志下野。然徐氏意見則欲遮留馮段於政席。以為調和政爭起見。不知馮段二氏能

降心相從否也。至於對南政策。則徐氏現欲以老友資格向岑陸二氏相商。要在以息事寧人為目的。仍現日尚觀察

西南方各省對付自己之態度何如。若能表示贊成。則調和可必。不然則對付之手段不能不貫徹行之者也。

▲ 中國新總統徐世昌之歷史——徐世昌號東海。為前清翰林。歷任練兵處提調。兵部侍郎。軍機大

臣。至預備立憲變更官制而後。則為民政部尚書。開去軍機大臣。專理部務。旋外補為東三省總督。袁世凱回籍而後。又內

調為郵傳部尚書。擢協辦大學士。復入軍機。晉大學士。皇族內閣成立。為協理大臣。辛亥革命起辰。以內閣瓦解而去職。載

灃解政後。與世續同任太保。繼而前清亡。徐氏避居青島。度其優游之歲月者二年。民國三年徐氏

出任為國務卿。其辰正袁氏修改約法之辰。繼而帝制禍起。徐取消極態度。僅辭職家居以避之。帝制失敗。徐又為

國務卿。半月而內閣改組。徐乃去職。袁世凱死。徐受遺囑為理喪事。旋歸河南。又度其優游之歲月者一年。自

民國五年而後。前而黎段暗鬪。繼而張勳復辟。又繼而馮段暗鬪。以至於近日之南北爭。徐氏雖在野。然對於政

局均有若隱若顯之態度。辰或往返京津。任調人之責。於第三次段內閣未出現之日。北京政府曾經一次敦請徐氏

組閣。堅辭乃止。近日第二任總統之選舉。徐氏得各方面之推戴。七十歲老成人。今日登臺。或能從和平手段。以排除

(辰談) 中國辰事

百七四

國中各黨之疑團。弭中國內爭之變。此寔吾儕局外人所旦夕期許之事也。未知徐氏此辰之對付爲何如。聞徐氏爲人曾取溫和的手段。與物無忤。故對於各方面。較爲圓潤。徐之部下人物。卽如朱啓鈴。錢能訓。曹汝霖。陸尊輿。張國淦。張志潭。王揖唐。吳笈蓀。諸人皆中國政幕中之要人。今日徐氏出山。則此諸人或繼起而担仁重要政職。亦未可知也。

● 國內之部

▲▲ 北圻新刑律第九十三條之補正

啓定叁年柒月初叁日機密院

奉

點硃 上諭。茲炤住京欽使大臣轉呈總統東洋全權大臣咨文內叙施行在北圻新刑律第九十三條抄錄時有遺失千字。想宜卽行改正補足。俾律文完全。而司法院各衙門得以遵守律意。免於差誤。等因。炤之這律原文。則幾謂逃囚已捕獲。辰其千失囚者。無論疎防或同情故縱。均得釋赦。仍察之此等場合。則只疎防之監守人方得赦過。若同情故縱之監守人。其罪綦重。不容寬赦。此乃顯然理由。而立律之正意亦不外此。茲準這第九十三條律文改正補足如左。

「凡逃亡囚犯已捕獲收監或已死。則千失囚者。察係疎防卽得放釋。若案未宣不必施行。」欽此。

機密院恭錄

午三百十八號

河內體育場之發起。關於衛生上。體育其最要也。近日河內某某已發起一體育場。這場有致知會之贊助。聞場之體例。已得北圻統使大憲之閱依。並準捐立。紳商多人樂爲助成。吾儕亦切願這場及早成立。俾吾人於體育一途。有振興之勢焉。

# 言路宏開

譯南圻大越輯誌原文

(第五册第四百六十五張)

西曆一千九百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全權大臣纔批准公論報主人黑魯利 (Heloury) 公於南

榮省城(即高綿京都)出版一報。全用高綿字。這新報名之為高綿新聞。 (La Gazette

Khmeire) 本誌(大越輯誌自稱)極願高綿人自茲以後。廣開智腦喚醒民心。得與越南國共步於進化之途。

本誌(大越輯誌自稱)又極望安南中圻亦請法立一報以廣開民智。庶幾亞東之法蘭西。得

以成一文明富強之國。而不負大法開化之功。

譯者曰。高綿昔日曾為我之保護國。其民智之開通。想未必先於我也。雖然。以彼都城。而今亦

已有新報出現矣。

## ▲上審院總督申仲攜夫人逝世之繫人思

夫人諱如璠。乃 堅太王之公女。同慶建福咸宜三帝之愛妹也。夫人幼辰。我 翼尊英皇帝

(即夫人之皇伯父) 養於宮中。事女傅。讀書能吟詠。且漸染 先宮肅雝之化。及長。適總督大人。雖出自天

潢。而敬戒倍至。相夫治內政之暇。又常與大人於窗下燈前。談忠論治。柳蒲弱質。而有鬚眉思想。蓋

夫人非特總督公之賢助。正總督公之益友也。年來歐洲有事。夫人充為東洋紅十字會會員。與法

國各貴夫人。担任慈善事業。其處心之慈惠。而急於公義。概可想見。 先帝同慶年間。曾蒙賜長

公主第。今 上登極。亦屢蒙 隆恩慰問。夫人生子四。男二。女二。今年四十七歲。病沒于河內總督

(辰談) 國內之部

(辰談) 國內之部

百七六

公之別第。辰啓定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即西曆九月二十八日〕。早四點二十分鐘也。二十六日早七點安葬。總督公雖在旅宦忙促之辰。然賴公之親友各官紳襄護。布置故塋儀極其齊備。整肅其出發之次序。前列五行旗隊。——鹵簿。——鉦鼓。——樂隊。——龍亭。——輜蓋。——橫楣。——吊聯排。——香案。——護引僧。——果品案。——銘旌。——持燈隊。——八卦旗隊。——八音樂排。——紅十字會朝天花圈。——靈車。——白幡隊。——冥幕。——喪主。——護送客。其護送者。保護貴官有北圻統使大人。陸軍元帥大人。及統使府上審院。各公衙。各會社。列貴官大人。安南文武官。則有各省現職及休致總督巡撫都統領兵按察府縣及紳豪列位。女界則有紅十字會各貴夫人。及安南官紳各夫人。出發後。又接河東衛兵一排。捧鎗護送。至八點零。安厝于白梅社之蓮派寺園內。此地禪林靜寂。古意幽雅。各浮屠左右。傍接佛寺。佳城邊鐘聲鳥韻。必能慰慈心人超脫之魂也。皇上得訃後。急派專員。乘汽車往吊。並頒賜紅錦一疋。這頒品總督公已於二十六日晚。在家設望案拜領。可知總督申夫人之謝世。其繫皇上之思念者爲何如。嗟乎。帝子謫塵寰。至今重赴瑤池。仙仙乎遊矣。但夫人尙有遺憾者。堂上有老母在。憶近日夫人曾詠國音詩二首。寄登本誌。有 *Bản khoán như mè không người đả, lãn bản thương con* *Thiệt khổ lòng.* 之句。詎知此即其絕筆詞耶。本誌同人。有撰弔聯一對。恭挽以表其對於總督申夫人逝世之感。敬錄如左。

銅鏤綠綬。品價隆重辰。與政界名家百載締盟。正方與國同休。相夫同治。  
香月屏雲。夢魂縈繞處。讀南風集中兩篇遺作。想見思母之孝。愛兒之慈。



● 聖諭勸國民集國債

諭。現今貴保護用兵大復讎之舉。凡同盟諸國。均皆盡心義務。以期殲去勁敵而後已。三年于茲。節次應募義者。不下十萬人。而助國債者。只一次。邇來歐洲電信。屢報捷音。擒獲者不可勝數。逐普人將出界外。不日逆虜殄滅。早奏膚功。震義聲於寰海。我國人上自官僚。下至士農工商。有餘蓄者。所當及此。再行出債助需。既獲利息。又有榮譽。不猶愈於贏金之鄙見乎。夫恩義二字。難得而兼之。此一舉而守望得以相資。信睦得以相摯。恩之至。義之盡也。想己人人之所公認。而樂願也。若夫見義不爲。他日振旅凱歌。我國人同享和平之福。寧無厚顏。爾中北兩圻人民。同此慧腦。諒不以朕言爲河漢。諭中言不盡意。著諸地方官。加心曉飭。所在人民。務期樂應。不彊要自西十月二

十日至西十一月二十四日。及早清完。用隆義務於全歐。稱朕意焉。  
欽此。

啓定三年玖月初陸日

機密院恭錄

○ 東洋總統全權大臣廣告文

▲ 嗟嗟越南人民

彼德人罪大惡極。久爲天地之所不容。迨今日則彼俯首請罪之期。行將至矣。現今我軍已舉行最後之一戰。而四年餘最慘劇最駭愕之戰禍。殆有告終之日矣。全世界諸民族。向來岌岌乎恐懼奴隸永劫者。今覩此和平之日影。已赫赫然出現於東隅。誰不歡呼慶祝。望其有自由獨立之期。譬如方在黑暗中。忽舉而措諸光明境界也。

自三月來。戰勝之神方攘臂出力。以指揮我法軍與我聯軍。以故在法國地界者。無論大法軍抑聯軍。皆屢戰屢勝矣。彼德國竭力抗拒設計。



嚴防。如密布鐵網一般。以截我軍使不能前進。乃彼敵人之守備愈嚴。而我軍之進取愈銳。凡彼所據之深溝高壘。大半爲我軍所有矣。德軍戰敗請降者以隊伍計。棄下大礮並軍用者無算。近二月來。我軍俘獲敵軍三十萬。大砲三千尊。其他器械輜重不可勝數。微特在法國地界然也。卽在歐洲亞洲。彼德軍亦退走狼狽。我大法軍並我聯軍與德軍戰。所在均獲勝利。凡敵人去年所占奪之諸省城。今已取次收復矣。其在 Belgique 比利時。Italie 意大利。Serbie 塞爾。Macedoine 麻斯吞。Asie Mineure 小亞細亞。諸國地界。大抵亦我軍得勝。凡諸城市。爲彼所奪取而肆其擄掠燒燬者。今彼惡賊已無計可守。盡棄而去。近日彼德國之同盟國 Bulgaria 波哥利亦已俯首而乞和矣。現下德國自知勢力已削弱。恐天網之難逃。乃弄出一條計策以瞞我。於是嗾 Austria 奧大利假意講和。然我協商系諸國已知其計。只回答一語以示德人。使知我之不爲彼所誑耳。答曰。『苟有講和。亦不容德國可以任意要求。德國當屈服於我聯軍。我聯軍決不屈服德國。』觀此則德國之狡計可知矣。我大法國豈墮彼計中哉。今日國家宣募國債者。明示本意。欲終此戰局。而期到完全勝利之日也。蓋至此日而世界始長享和平之幸福。此和平者。乃真正之和平也。自此以往。萬國民族。皆得登自由獨

立之舞臺。決不容有一人種一國君。敢逞自己強權。以擾害全世界和平之局也。若夫德國今日之講和。此和局者。豈能消此戰局哉。何也。彼德國之軍黨。今日見兵力之已竭。無可與我爭鋒。遂不得已而講和。此講和者。特暫時之計耳。蓋彼輩欲假此講和之時期。得以從容增修其兵備戰具。復乘機以襲我也。雖然此計策者。誰容彼輩之施設哉。今日我正當極力解決。當如何籌畫。使世界今後得免再次戰爭之苦境也。夫既不得已而有此戰爭。則當努力。戰到終局。使我軍有全勝之期而後已。况此全勝之局者。已十分無疑矣。必有此全勝者。而今而後。全球人類。始有脫離苦海之望。我大法國之志願固如此。而我協商系諸國之志願亦不外此。試看今日無數之勇將雄兵。無不奮身爭先於鎗煙彈雨之中。其矯矯桓桓之氣。今世人莫不欽慕嘆賞。則知此志願之果決爲何如耶。是故今日凡在大法國之國民。皆相率携銀錢。爭向銀庫。以供國債。蓋明知此銀錢正用以鑄鎗製彈。而備此決戰之一陣也。

東洋民族。素以忠義著。不愧爲我大法臣子。對於今日之事。其必以母國爲鑑無疑矣。大法人與本處人。平日既以誠心寔意而相與。又以吞仇保國而相期。則今年之欣欣然結隊成羣。齎銀錢以助國債者。當不減於去年也。

嗟我大法人。嗟我安南人。或在法國或在歐洲之各戰地。當此之時。正如一家兄弟。方和鮮血於此。最轟轟烈烈之戰場中。以報祖國。安南兵士。亦既慷慨直前。賦從軍之樂。今方與大法諸將士。日日奮勇爭先。以盡軍人之義務。一旦海帖鯨波。凱還故國。想是辰父母妻子。路上歡迎。目覩夫最燦爛之一片佩星。莫不欣欣喜喜。以爲莫大之榮幸焉。然當彼軍士。出生入死。捐棄性命。以赴沙場之時。而我輩居留故里。飽食安居。坐享快樂。平康之慶。曷嘗知戰場上之危險之苦痛之爲何物哉。嗚呼。彼軍士之奮不顧身。如此。正爲我輩謀一安全之計也。正爲我越南三圻同胞。築一長城。以保衛將來。世世無窮之福利。而無有阨隍之憂也。夫彼既能爲國捐軀。以盡彼之分事。而我則區區身家。不能盡我之分事。撫心能無愧耶。然則我之分內事者。正在乎捐貲以給彼。購鎗砲器械以助彼。使彼早早殄滅凶殘。使彼早早凱歌回國。是時也。父子兄弟。再與團聚。共享和平。而悉心竭力。以整頓山河。使東洋全境。日躋於富強安樂之域矣。凡我同胞。苟能盡其義務。則無論貧富。各宜隨其力之所有。而樂助國債也可。夫此國債者。豈徒利上計較已耶。抑亦名義最關之一善舉也。買此國債者。正所以保全東洋之祖國也。正所以保全越南十餘兆同胞。將來自由之幸福。數千萬從征子弟。

今日之生命也。而亦所以報答我大法保護引導之恩也。蓋有我輩樂助億兆之銀錢。將必有無數精銳之鎗砲。足以破敵人。而不至於捐生惡戰爲也。然則今後何人家而有國家所給國債之證書者。庸非人生一無上之榮耀乎。是故無論安南人。大法人。亞洲人。中華日本與夫外國人。凡居留於東洋境上。賴我法國保護者。各宜以此事爲大名譽。而不吝千金。以助此戰爭局之國債。則本職之所最深願望也。

#### 第四次國債募集之關重體式

- (一) 本期債款定年息四釐〔卽百西貫一年利息四貫〕
- (二) 凡認許債一百西貫者只納七十西貫八陌而已
- (三) 利息炤自一千九百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起算
- (四) 銀款則由各銀庫遞納或以大法銀票或以東洋銀票納之
- (五) 國債票有三項(一)無名債票(二)有名債票(三)隨便債票(卽有名或無名)
- (六) 本期債款不預定總額仍付債最少須達一年利息四西貫之數過此數者多少隨力要利息完全西貫之額如五六七八貫以上云云
- (七) 付債日而銀行銀價有高於銀庫銀價則得炤從銀行銀價計算